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書

擇善不勇

善

後

心

善

丁丑上

帥

竊惟今日重成在邊兵力疲於暴露民力病于轉餉國力窘於調度此中外痛

心痛首之時也士之欲進言於戲下者多矣往竊歎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

在其位也曰交淺言深也某之不肖廁于莫下之一士不可謂之不在其位矣

又蒙幸於左右者有年不可謂之交淺矣默而不言誼不可也情不忍也夫官

以江淮制置使為名府事但兼之爾而足迹不至於淮自江以北付之文移

晨起晏罷坐曹据案與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於簿書而閩外之體統未明智

慮周匝於事物而天下之名義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藉

山東羣盜之力以收舊疆彼皆以殺人掠貨為事欲其秋毫無犯所至牛酒開
門迎勞其可得哉沿邊守宰誘殺降附騎淮惡少俘奪人畜義旗所向有旅拒
而無響應有堅壁而無倒戈此失弔伐之名二也張魏公秦丞相雖邪正不同
然終身各守一說今也知戰之必不可已而不敢力主也知和之決不可為而
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既守矣而復欲攻內無執持遠有稟聽擇若不
勇慮患太深豈以去位為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凡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
以然者夫欲有事于仇虜此天下之公憤也非一家一人之私憾也奈何不昌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書

丁丑上制帥

竊惟今日重戍在邊兵力疲於暴露民力病于轉餉國力窘於調度此中外痛心痛首之時也士之欲進言於戲下者多矣往：竊歎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在其位也曰交淺言深也某之不肖廁于莫下之一士不可謂之不在其位矣又蒙幸於左右者有年不可謂之交淺矣默而不言誼不可也情不忍也夫官以江淮制置使為名府事但兼之爾而足迹不至於淮自江以北付之文移晨起晏罷坐曹据案與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於簿書而閭外之體統未明智慮周匝於事物而天下之名義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藉山東羣盜之力以收舊疆彼皆以殺人掠貨為事欲其秋毫無犯所至牛酒開門迎勞其可得哉沿邊守宰誘殺降附騎淮惡少俘奪人畜義旗所向有旅拒而無響應有堅壁而無倒戈此失弔伐之名二也張魏公秦丞相雖邪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說今也知戰之必不可已而不敢力主也知和之決不可為而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既守矣而復欲攻內無執持遠有稟聽擇若不敢慮患太深豈以去位為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凡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以然者夫欲有事于仇虜此天下之公憤也非一家一人之私憾也奈何不昌

言於朝不博採于衆徒與二三君子籌之彼唱甚高之虛言我國甚難之實事不出力以助我而持論以律我或漸變為知難而退之說或遂謀為潔身而去之計古之君子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今之君子預吾成而不預吾敗共其安而不共其危此愚所未曉也先生能以一身受公議之責而不能以公議所欲為者精白言之於上何歟蓋自南渡以來國家畏虜之病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虜之新焰今也畏虜之餘威有可強之勢而自貶以趨弱有可勝之理而預憂其必敗謀國至此可謂拙矣自古任責大臣其胸中必有卓然不可易之見至于成敗利鈍雖以諸葛亮之明不能逆觀然討賊之義不以成敗利鈍而遂廢也今帷幄之籌無所堅決疆場之吏無所稟承欲乘機進取則上制乎廟謨欲偷安退保則下畏乎公論聚十數萬兵境上退縮如處女之不窺門戶也謹畏如彭祖之觀井也日月逝矣機會坐失如天下後世何誠使吾國之人畏名義甚于畏仇虜通上下為一心合中外為一家勇者請行而怯者不議其後君子叶力而小人不撓其成又安有下作而上不應外欲為而中沮之者哉凡今之持論者有三怯者欲和勇者欲戰持重者欲守虜亡無日吾誰與和；不足言也試言戰可乎下哀痛之詔以普衆移和買之幣以犒師使名義暴白如此則可以戰若陽諱其名陰喜其實無大舉之勢而姑為小偷之事則戰未易言也三制閭脉絡相通連衡並進使聲勢環合如此則可以戰若二邊不動一

方用事如人之身四體不仁而一臂粗舉則戰未易言也姑舍是言守可乎有張巡許遠之忠義使登陴之兵裹創飲血而不怨如此則可以守若勞役無度甘苦不均士卒凍飢而將帥歌舞娛樂軍心解體則守未易言也有羊祜杜預之恩信使並邊之民知安居奠枕之樂如此則可以守若枵築未乾驅之穿濬穿濬未已驅之營造民心胥動則守未易言也夫戰守大事也先生何不於此時與君相精講而熟訂之因以立一定之規模歟或謂方今廟謨淵深外間莫測如陣亡功賞暴露犒賜蓋有司細務爾而奏請累月不下况于爭大事乎愚謂體統正則條目舉大事之不爭小事之所以不報也先生何不亟言其大者次言其小者按行兩淮以嚴軍實激犒三軍以作士氣求老成有方畧之士與之共謀議勿使之懷材抱道而有不吾以之歎起閑廢有人望之將與之共功名勿使袖手旁觀而有不盡用之恨移江上諸屯之半於江北以省餽運收北來流附之人於江南以示恩信罷兩淮土木之急者以休民力旌沿邊吏士之死節者以勸戰功使風采精明人心興起開闔可以戰閉戶可以守雖以之抗新造之胡可也况于支吾殘虜哉夫臨大事決大議在乎擇義精立志果而已賊未投首臣無還期裴度所以平蔡羣疑滿腹衆難塞曾劉表所以覆荊州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先生言而用則留不用則幅巾還第大節不毀孰與得官職而失名譽者比哉某日夜念此憂思旁皇不自知其言之出口惟

救其狂簡幸甚

戊寅與制帥論海州

某竊見楚州再發攻具令李全等進取海州某愚暗濶于事情不敢借古為喻姑以燕山之役言之自石晉失盧龍一路以藝祖之英武欲復其地不可得至宣和興師燕山再入版圖可謂不世之雋功矣方其告捷天子御正衙稱賀拜王黼太傅童貫蔡攸第賞有差未兩年燕山再陷而亂華之禍作首謀誅竄社稷隨之烏乎真得燕山真成不世之雋功而後禍如此今海州凋殘僅有茅葦二三十戶未及燕山萬一克城之後海無資楚之糧楚有餉海之費憂自此始某不敢深言區區之愚為制閫慮非謂攻城未下也政恐旦夕得城第功行賞大使必預而後日始無詞以自解矣其事近則目前遠則數歲是時雖悔噬臍何追古人料事雖千歲可知下猶為百年維持之計豈以諸賢識見高古而思慮不及於數歲之後哉愚謂不得海城雖目前無美觀然他日無後災欲望熟察利害審擇禍福便置此事于度外萬一楚州以捷來告宜推其功與之勿為其餘波所及若已班師則乞明告朝廷早行下楚州收拾及今猶為可也

庚辰與方子默食判

某初入幕朝野盛言虜襄及泗上一跌始息進取之謀以守易戰某隨幕府至淮東見劉瑋擁兵三萬端坐山城而維揚之兵不滿數千始喟然悟築城之害

妄意欲抽減極邊戍兵使屯次邊以壯根本其說不行至今春虜騎犯安濠攻滁游騎已至宣化飲江某與同幕王中甫輩至龍灣點視舟師虜旗幟隔江明滅可數于是金陵人情震動外議以邊面無備歸怨幕畫某在幕最久得謗尤甚二月二十二日滁州圍解江面定壘三月三日宣威轉廳丞相傳天語制帥諳悉江淮事不可去某方敢控南嶽之請制帥始令謁告然移書光範已為求祠蓋在幕之本末如此盱眙屯二三萬安豐屯二萬濠梁亦不下萬人而合肥維揚戍兵不滿五千虜至宣化非人謀乘刺理勢然也諸賢之意豈謂大將在極邊虜必不敢深入耶許俊受圍七十日不敢出於劉瑋何尤彼說：保一城且不足欲其蔽遮江淮難矣山東事端甚微今已橫流夫復何說劉越石祖士稚乃是出門戶外就別人地盤上做工夫不該本領今日招納山東是擔錢擔米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却海却海不可取遂納五萬人于兩淮把自家地盤先作踐一遍此曹名為忠義實以飢驅先殺忠義副帥沈鐸繼稱兵向南渡門自羊家寨至鹽城寶應境內焚掠一空通泰震動主議者過捺掩護而不敢詰慢書至制司極可惡今又有濠梁之捷氣勢愈王蓋舉國聽山東自此始矣若朝廷打開門戶分曉做將去以讎恥為重成敗利鈍為輕猶云可也但高孝二宗辛勤積累之業恐難付之一擲今山東瘡口既濶諸豪復引韃靼與我相聞駭：有結連夾攻之議安知山東諸豪無郭藥師輩復生聞

已有帶鞭鞞牌號者制帥鑒宣靖故轍深知其非第恐任責別自有人去年杜叔高獻策北通鞭鞞豈特不通今古者發此謀哉今將帥之才極少劉瑄敗衄之後別無可言許俊威名今年大減李申之就禽郭貴誠石侯先後戰死王辛只堪偏師小敵去春遇大敵幾不免向來淮陰今者濠梁之捷皆是山東人立功可歎可歎山東已納者歲費緡錢五百萬米四十萬斛其在東海連水二縣者不與焉言之可為寒心

辛巳荅傳諫議

蘄黃二守死事不同誠如尊諭然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却以身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為虜騎擁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見于安陸通判石孝淳體究申狀如此許遠不死於睢陽且獲與張巡同傳蓋自古於死節之士例不求疵方何憲再絕江僚屬莫之從者而單馬獨往彼寧不知往則必死蓋知所處矣今齊安逃死官吏士民反合詞以攻死事之守將偷生無責守死有誅近于太史公所云全軀保妻子之臣媒孽其短者矣疆場至危至險兩勢相當然後可責人之死節漢高帝不誅守尉謂其力不足爾昔人于大槩官守之臣猶為之說如此况殞身喪元者哉劉韜一生從童貫及河北死事即謚忠顯李若水侯靖康遠狩及青城死事自吏侍贈執政謚忠愍呂祉覆淮西一軍及淮口死事自兵書贈資政立廟合肥此皆近事悞國者猶棄瑕錄忠况未嘗悞國直

以力不足抗握節而死者哉蘄黃素無備虜十萬大入江軍二千守閩皆百戰創殘之餘其何以當所痛者赴援大將握重兵迂曲逗撓坐視二城覆沒聞朝廷將明寘典刑是矣然死事者無卹典有煩言何憲就如簡書所云李茂欽死守孤城不知又有何說或言其不知變坑陷一城生靈然則究竟如何則可某愚見始終如此未審先生以為何如

乙酉荅真侍郎

頃承大行遺誥率土悲隕念以尺書奉慰繼聞新天子訪落召公未至除命已四五下又念四方賀書必盈几案遂併前書不果作駛且至伏領誨翰捧對驚喜聞以此月初發仙里不知入對清光定在曷日向得陳益夫湖南書謂侍郎近于心上做工夫出處語默方寸間必有成說然猶虛心下問仰見謙志悠之談皆以不出為是但侍郎挾蓋世盛名潔身亂倫之事自是做不得逆知一出決不能免世有一種人好持高論責人僕不敢效尤姑言目前淺事以荅尊意上孝友聞天下近日之事輟朝不怡聖意可見昔永熙之世廷美貶卒德昭暴薨明受之變元懿夭歿此則誠有可恨今故王迺是為盜迫脅在朝廷宜下哀痛之詔流涕慟哭致乳懷終鮮之恨可也厚葬美謚盡送往飾終之義可也今皆未之聞焉在東朝則非鴟鳩平均之意在上則少鶴鶴在原之情萬世謂何哲廟之待徐即祐陵之待簡王即是本朝家法誠能將明此事以扶人紀第

一義也其次邊事其從前以為大將不當在極邊今併制帥在極邊矣夫嬰城固守：臣之事也提兵出戰軍帥之事也發縱指示制帥之事也今制帥處軍帥之地矣又兼守臣之事矣自昔制帥必居形勢之中以應接四面事機料敵而不臨敵者也解圍而不受圍者也設自臨敵使誰料敵設自受圍使誰解圍譬如下棋必安排數着制帥在極邊是有第一着而無第二着也猛虎出沒無常所以可畏若棄山林而即城市則人將烹食而寢處之矣自移司以來天下之勢偏重于一局帳衛單寡手足盡露壤地孤絕氣脉不接知愛極邊而不知愛次邊知防邊城而不知防江面極非長算今盡少徙于內乎不特制帥當徙內潤帥當在維揚不當在盱眙昇帥當在合肥不當在安豐騎帥當在滁不當在濠江池帥當在蘄黃不當在浮光極邊諸郡城堅粟多只合付之郡守極邊有守臣次邊有軍帥江面有統府自然國勢尊安方今人物眇然所用皆無賴新進愚謂守臣要須得如田琳李郁輩能守得一城者軍帥要須得如李寶趙樽輩能殺得一陣者統帥要須得如鄭亨仲劉彥修輩能道得諸將下者平時既不素儲人不知此三數十人待即面上已有幾人頗曾留意否若夫初政合行之事尚多未講歷觀前史或焚錦繡或出宮人今未聞也或訪故老或求直言今未聞也前日非不褒崇耆舊但隨人着少恩意而已未嘗乞言也非不收用名勝但置之禮樂文字華選而已未嘗與之圖事揆策也上下箱結諛悅取

容廟堂之上不聞有如召公之于周公唐子方趙閱道之于王介甫者禁闥之內不聞有如嚴延年之于博陸侯王樂道之于韓魏公者此等風俗雖難驟革亦不願諸賢薰陶漸漬之也天下常恨公等三數人不用今皆用矣唐人有言萬代瞻仰在于此舉願公無改初節益進昌言以答天下之望某極知侍郎非愛做官職之人但魏元忠少立名節末後不免捧制嗚咽歐公當新法之際有宣徽使并門過闕之命韓公深憂之曰永叔莫被牽動及聞歐公力辭方大喜呂居仁末年云好相識惟恐其老壽錯做了陳圖南亦謂種明逸曰名者造物所忌恐有物敗之惟侍郎即勉旃某久無一字脚入都非侍郎寄聲此書亦自懶作

乙酉答傅諫議

某竊審黼座興思驛書趣召始有發車蒲輪之命後有進職內祠之除既為朝廷喜又為先生憂向使門牆不見問亦欲獻其狂瞽况謙：之志諄：之誨安敢不竭愚衷以答尊旨竊謂先生有決不可出者三有至難言者四名彼故老雖是主上初意此番迺因一從官建言而出命一不可出也不苟合于為左諫議之初而疆起于謝事十年之後二不可出也自古及今少全人先生修到這裏願為天下後世深藏此璧勿使少有瑕類三不可出也此為不出論爾出又有事在夫有立主之功豈惟人謀亦是天數一難言也當國二十年習事多矣而欲使之改志慮變規摹以從我二難言也禮下絳侯尊吳博陸漢之文宣皆

不能免今遂以攬權聽斷責望主上三難言也當世要務真魏畧言之矣下於兩賢則太卑高于兩賢則太偏四難言也然則先生將何以復于上乎疎賤小臣固不足以知君德每聞天下稱頌堯言蓋閱古今識治亂之賢主也諸公不積誠意以感悟乃張危言以攻激諸公之誤甚矣何况上方委政大臣諸公乃於此時專攻上躬謂之不中機會不切事情可也如時事何為先生計惟有堅卧不甯起一着可以有辭于永世但力辭恩數之後恐不免有囊封手疏之類莫若為上言賢士不可逐直言不可罪彼造膝附耳之語乃宣播于外下之失不可追矣此設鼓立木而求乃譴怒其入上之失不已甚乎若夫忠義陸梁寢有姚襄侯景之勢江面單弱不及杜克王權之時識者方有被髮左衽之憂而在廷諸臣莫有深言此事者

乙酉與胡伯園待制

高孝二祖畫淮立國守淮固密守江尤嚴觀我帥置司之所則此意可見矣然則虛江面以實次邊且不可况又虛次邊以實極邊乎夫潤帥在盱眙昇帥在安豐馬帥在濠江池帥在浮光此向者調發之誤猝有緩急盱眙高枕而真楊橫潰浮光安堵而蕪黃失守安豐滁濠堅壁而秣陵之人為之荷擔而立十年禍根乃在於此執事者塊守死法莫肯變通又併移制帥于山陽其誤甚矣近聞忠義人大掠舳舻相銜出境而去此猶虎入人家攫食牛畜主人姑幸其去

而不暇計其復來一旦突然而至楚無兵揚又無兵江面必是震動是時沿江制置使外何以待敵內何以固圉所謂水軍果可以防托蒙衝戰艦果可以遏飛渡乎然則建虛名而受實禍其必沿江制置使當之矣為今之計惟有還我帥于次邊還統府于江面而已維揚者淮東一路之根本也合肥者淮西一路之根本也今盱眙安豐浮光各屯二三萬人而維揚合肥僅有些小人馬愛極邊而不愛內地憂偏壘而不憂重鎮獨何歟蓋調發之初諸賢氣銳但欲為推鋒渡河之勢而不知鷲鳥將擊政不如此今鋒不可推河不可渡重兵貴將塊坐淮頭智勇俱困孰若稍徙于內乎維揚實則淮東安矣合肥實則淮西安矣兩淮安則江面安矣極邊諸郡只合付之守臣仍令諸我帥各留統制官以輕兵守之昔人有守兵必有救兵惟今日無救兵還我帥于次邊則有救兵矣夫三軍諸將所以稟畏統帥者雖係德望亦由兵威若兵威可恃則鈐轄總管亦足以彈壓若兵威不立雖都督宣撫可得而玩弄山陽南兵萬人而北人多至十餘倍許國者乃欲以制置使虛名傲之其多宜矣歷考前代未有開大幕府於山陽者往：朝廷誤倚山東人為重耳嗚呼目巨猶為忠義認羣盜為遺黎撤去藩援引入堂與導之以韃韃可以來之塗示之以官軍不足畏之狀邊臣誤國之罪上通天矣今忠義叛矣遺黎掃地而去矣山陽空：一壘不知制置使束手城內制置何事哉重兵盡在江北江面蕩無一人雖杜克王權之時

局面亦未至如此危急謂宜倚閣闢國拓地之虛談講行保境衛民之實務罷
兩淮沿江制置別于江上建大帥盡護江淮聚精兵數萬大使自將時以輕
騎巡行次邊使次邊江面旗幟之容金鼓之聲隱然相接則奸雄不肖之心可
以少殺國家必至之禍可以少紓

戊子答真侍郎論選詩

昨承尊旨令編選詩今取百十三首作一冊申納古詩九漢詩九魏十二晉五
十二宋二十一齊八梁二古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三百五篇多淫奔之詞若
使後人編次必皆刪去聖人並存之以為世戒其流為後世閨情等作幾于勸
淫矣今皆不取五言祖蘓李首句云結髮為夫妻若俚而媒然下文云行役在
戰場相見未有期深合抱援忘身之意末云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首尾皆
有意義不涉邪僻班姬團扇之作怨而不傷臣妾之誼當然張曲江嘗取其義
曹氏父子所作雖非過沛橫汾之比後世帝王筆力罕及此者太宗英偉蓋世
其詩乃似書生無復氣拍水心譏貶二曹太甚此論未公王仲宣轉側兵戈諸
詩畧備時事謁帝承明廬篇意一作多悲哀然孝友之情備見乎詞阮嗣宗云
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世亂憂深言近指遠似不
可以人廢張華答何劭自謂優游卒歲矣安知晚節之禍足為持祿固位者之
戒補南垓白華二首視三百篇固懸絕比韋孟豈不簡而勝乎韋孟太絮及云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其言粹美東生又不能道漢作近古
處直是逼真魏晉以後不及遠矣陸士衡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君臣之際
深矣劉越石時哉不我與夕陽忽西流每讀至此常哀其忠憤不衰之志盧諶
輩雖不會做事猶能上書雪主將今時賓客止會賣主盧諶豈可輕訾越石亦
非泛愛借問蟬蛸輩寧知龜鶴年迺是歿而不朽之義景純明數知死非真有
羨于龜鶴也陶公是天地冲和之氣所鍾非學力可摹擬四言最難韋孟諸人
皆勉強拘急獨停雲祭木諸作優游自在有風雅之趣五言尤高妙其讀書考
古皆與聖賢不相諄而安貧樂道適世無悶使在聖門豈不與曾點同傳但素
標棟人頭前涂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謂之達亦可謂之媮亦可與
古詩古墓犂為田一首欲並刪去世以陶謝相配謝用功尤深其詩極天下之
工然其品故在五柳之下以其太工也優游栗里僂死廣市即是陶謝優劣惟
詩亦然顏不及謝遠甚五君詠却是不易之論鮑明遠詩體與左太冲相類古
意寔微矣元暉又工于靈運登孫權城一篇如錦人機錦玉人琢玉非年歲經
緯鍛鍊不能就但陶公于短章稀句中美刺褒貶確乎其嚴而此篇狎了十八
韻竟無歸宿此豈可以智力爭哉別范安成一首盡離別之情休文得意之作
也頃見阮嗣宗曹子建鮑明遠江文通之類皆有全集陶詩篇：可取而蕭統
止取五六篇無緊要者則諸家傑作橫遭絀落者豈可勝計其本不敢當此差

使但先生長者諄：命之止得免勉揀去未必仰合師指更望為將全集子細
省過勿使觀者得以譏議幸甚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書

與鄭丞相

邇者朝廷大黜陟大廢置莫不犁然當於羣心凡前日臺閣名流犯嚴觸諱力
爭而不能回山林孤士隱憂太息長往而不欲返者吾相得政以來事：罷行
人：收拾昔有所謂快活朝報於今見之天下幸甚抑華茅諸生猶願有獻焉
留一節伯温李邦直於內卒能為諸賢之崇改一後法勿：猶使小人得以藉
口我公規模全似元祐自此堅凝初志開拓遠圖純用君子毋使一檢人得廁
其間力行好事毋使一事一物之偶失其理則我公相業煌：赫：與温公相
望于國史矣某自幼固已服膺道德文章之望二弟希道克遜隸業持志又獲

親炙書冊琴瑟之前憶昨試邑建陽適為要路所嫉組織言語橫肆中傷幾逮
對御史府矣時大丞相方在瑣闥深惟國體力辭當權謂文字不可罪人謂明
時不可殺士某之所以獲全要領我公之賜也茲聆廷告輒綴儻語且勒惡札
以贄今者秉鈞當軸之慶以叙向來生死骨肉之謝筆硯荒廢文義鄙淺皇恐
死罪

某茲以吉倅闕期迫近挈累之官行至福州承興化軍遁至省劄某叨被恩旨
令赴都堂審察驟聞成命深惕危衷仰惟某官粵從登拜宰衡以來尤以明揚
士類為急璧帛首延於故老弓旌歷聘於遺賢莫非采當世之公評極一時之
妙選如某門蔭入仕人物冗瑣州縣奔走無一毫可取之長里巷浮沉無久幽
不改之操頃遭譖恚愈自退藏常恐終老山林不覩天日敢謂江湖留落之迹
亦在廟堂記憶之中自非某官開誠布公哀窮悼屈出之於溝壑抗之於雲霄
則某何以有此前乎此未知仕進之榮當泰道亨通之時獲預拔茅連茹之數
然後知其榮焉少之時未知遇合之難及晚涂齟齬之餘忽有築臺市駿之遇
然後知其難焉此某所以捧拜公朝之誤渥尋繹吾相之大恩不自知其肺肝
之激烈涕泗之橫流也

某骨相多屯謗傷易得頃羅語禍愈自退藏忽逢真宰之登庸自拊微生而忻
幸庶可仰竊覆燾俯謀稻粱敢謂某官力援孤蹤過米虛譽疇昔既挈出于內

溝之內今茲又招延于開閣之初未上謁于翹材已挂名于除日朝野之論皆以為我公當軸序進百官動守尺度稱量羣材不差銖寸獨于某超院轄而為執事官躡守貳而為議幕不計資級寢階顯榮奉慈母之安輿食元僚之厚祿化飢寒為溫飽拔冗賤而高華伏惟某官此恩此德至深至重雖無奇節可効報於衆中獨有孤忠願終身于門下

某昨蒙大造陶鎔俾以朝銜就兼議幕將母携孥竊稍累月全家溫飽無非吾相之賜一飲一啄不敢忘恩惟是帥閫召除遂無依托去則有畔官離次之懼留則有寡慮鮮恥之嫌又况庭闈每懷鄉井惟有歸投吾相改畀祠官已蒙本司備申更望鈞慈矜允俾得暫休故里稍讀舊書不惟便慈母之旨甘亦可全孤生之去就

某伏準省劄今某日下前來供職驟聞朝命跼踖靡寧伏念某孤外小官庸常下品久矣山林之屏伏偶然廊廟之記憐將母携孥全家就祿方愜便安之私計敢萌僥覲之躁心第以帥既改移身無依托去未容于紫已留頗覺于厚顏遂投化軍力丐祠廩豈謂書猶在道命已臨門拔之泥塗之中抗之霄漢之上靡勞連帥之建請不待孤生之歸依特加招徠倍費陶鑄其遭逢盛際自當亟赴于弓旌感激異知尤欲進瞻于衮舄屬以親年篤老畏暑戀鄉某與長舍弟克遜既俱蒙吾相褒擢膝下不可無人小舍弟克剛僥倖今歲班改已注沙縣

旦夕可歸：則某可以奔走就職矣

某自辛丑秋出嶺再叨召除再被論列擢髮數罪噬臍省愆明知實之歲立介上我公壽某終不能負尺牋効寸芹豈心力不如實之哉癸卯仲冬實之僕歸返辱大丞相先生親洒翰墨拊存危蹤嘉獎微尚父子愛子師于高弟殆不能過某平時於敵已以下書疏登時鬪答而况于拜大丞相先生之賜乎其所以遲回瑟縮至今良以無狀蹤迹尤能累人而衮卿又廢置黜陟之所從出凡人一身豈能無過苟欲加罪何患無詞而某每遭煩噴必有數語波及恩地覺得謗石介者意不在石而在富政蘓舜欽者意不在蘓而在杜此某所以居常恐懼惕息而不敢安者非惜身也慮為我公之累未已也以此四年之內姓名不至鈞門然兩得祠因謝時相父子書明言某申公客也不可畔去又與其門下賓客之尤親密者書云某除擢皆出申公實事不可諱又每語子弟曰我廢棄于時矣汝曹世：不可忘申公亦每：發之詩文循趾觀之書問踈于實之而心懷朝宗則有甚焉近鄭幹德言歸居相鄰日相過能言大丞相先生心甚安體甚康趣味益深願力益弘自恨肉身不羽安得撰杖屨挾書冊侍洛下深衣之側從鍾山蹇驢之後乎因與德言共說大丞相先生退處十年非惟國人久鬱周公居東之望聖上亦有甘盤遯野之歎今茲睿斷赫然時事一新我公舊學也名宰也雖欲挹浮丘而從赤松得乎旦夕必出而圖吾君矣

某敬惟某官有大勲勞於王家發大願力救斯世嘉定初潛之策不減魏公端平一變之功何慙涑水鴻業既定成功弗居不待誦魏處士赤松之詩已先動裴晉公綠野之興惟一念隱憂於宗社盡重來整頓於乾坤凡朝夕輔台納誨之言皆疇昔尊主庇民之學少留勸誦有光紹興趙忠簡之前聞遂拜辨章將舉元祐文潞公之故事世方有望公亦何心某一生齟齬歲晚尤甚頃由嶺嶠脫輓言歸囚山避謗加以親年高宦情薄自分此生不復出鹿門過虎溪矣豈料殘年復見天日璧帛弓旌旁午四出某庸瑣何物亦蒙記憶起廢察州向非我公造膝開陳極力薦進則空谷疊臣何以臻茲然而心慮困橫精銳銷慙小何以發擿奸伏大何以廉立懦頑庶幾藉手以見前修聞人之萬一手某敬惟某官格天之業浴日之功兒童走卒所能稱誦某獨以為涑水公用元祐止九月我公用端平僅年餘然熙豐以後無元祐實紹以後無端平則國之為國未可知也去之十年然後士大夫有知公未深之恨明天子有用公未盡之愧安車強起溫詔苦留冠秩孤卿擁旌鄉國備物典冊焜耀一時至于賜第京師錫帶玉府先朝惟荆公以洮河之功史相以潛邸之舊膺此異數至公則又尊寵過之然公之心以世運否泰為已憂樂世之論乃以外物去來為公忻戚均為未知公者何當解葱珩脫孟勞超外物外使某輩得以追攀于半山蹇驢之後哉某承乏持指忽十閱月望雲念母箋天乞骸尚閔俞音反叨誤淫自

量忝竊方此控辭昔出翹材今垂暮齒獨有晚節尤當愛惜蓋嘗祈哀諸公莫為解卸鞍馱放逐水草而悠々不報今天下惟公緇衣之好綈袍之念終始不衰一聞某此語必為惻然動心也

某歷觀先正諸公相業雖異要必君臣如魚水之契同列如鼎餗之和然後能相與以有成富公有人望一夏竦甚之于內遂至終身懲創金陵有主眷一惠卿撼之于下雖再至沉不能久惟某官則不然端平一變追配元祐社稷長久終必賴之不容而去袖手十年靈光巋然天意所屬聖上有知公未盡之愧天下有用公未盡之恨一旦金滕啓白麻出壞局振膠絃調同堂合席者有下殿不失和氣之美分陝授鉞者無繞床措置西事之憂至公血誠可以對越奮張天步康濟時艱雖韓范之於先朝趙張之於南渡元勳盛德茂以加矣某負譴去國狼狽出閔豈無交游散如風雨獨倚廊廟勛舊之老再訪江湖放逐之臣都人聚觀以為創見自山林之跡遠徒軒廡之戀深今茲翹材重開多士復集而某類先有物推之而去所謂命歟昔李少卿身在絕漠之北聞子孟少叔用事不覺色喜此豈有絲髮世念哉士懷舊恩情有感觸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某起卑溥据高華如人夢游鈞天忽然夢覺本無所喪美足追恨獨是負明主之知辱師臣之薦常恐沒世莫白此心舊揆予麾懇辭未報吾相播物啓擬曰俞蓋深諒孺慕之情且欲間諛慝之口矧需微祿仍直小龍人知罪累之已輕自

覺身心之俱泰今而後入有辭以白其大人矣出可以見魯衛之士歿可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矣

某自端平去國絕無再入之念去歲獲隨召節望威顏猶震灼不自持然一對之後旬月之頃編歷平生夢想不到之境界躡取他人十數年躋攀不可上之官職雖曰遭際君父然一二年間便朝過英明揚密啓我公之於某可謂不遺餘力矣負罪而行衆所唾棄我公獨飲餞之又臨訪之恩意綢繆如惜其去者士懷知己中夕上心未嘗不忼慨泣下也顧佩服承君道鄉之訓一字不入帝城耿：此心我公必垂察焉某自開黃麻告廷喜而不寐然為宗社喜為善類喜為天下蒼黔喜又為先生憂它人當國于安閑之際先生得政於兵旱之後某之所以憂也昔仁祖再相富公又謂歐公曰弼頊為人所諗今必顧慮不若堅守前志竊觀近事愈加謹重豈非有所懲創歟温公天若祚宋之語固踈然守道在已成功則天亦名言也某昨在講筵每因燕見必進辨奸之說言語比之他人尤為苦切我公試質之于上必尚記憶反受畏禍模稜之名寃乎哉玉音鏘諭使為平詞某不奉詔自當誅矣安敢更播之于外進不敢枉道退不敢潔名所以竭小臣之忠愛報明主之知遇也奏藁具存天下後世必有知此心者前揆知某決不能出漫畀左符方以辭免未俞為苦一旦我公提筆俯察至情美職真祠不禱而獲所以保全某晚節末路者至矣盡矣自我公再持魁柄

柄當世士大夫以至朋友親戚皆意某死灰再然某獨謂宰相當收拾天下士豈私于門下客乎某老矣願如种明逸歸華山楊大年歸陽翟不願如石守道蘓子美累他杜富二公也祠請既俞識與不識皆曰是子知止皆曰吾相至公然則某之不出要亦有微助于廟堂矣

某準省劄一道除某宗正少卿寵光遠達感涕交零某竊惟當世賢士大夫不合而去者多矣或往而不復返或久而後見收獨某甫去國即除職予麾甫辭麾即晉職奉祠甫食祠即起廢為卿中外之論皆謂某何人乃辱聖君賢相記憶如此拔擢如此拔擢如此猶記端平初趙履常由小蓬遷此職某視趙無能為後而序進乃與之同可謂極書生之榮遇矣某厭退閑而喜進用特甚于它人放逐以來闕庭翹館常在夢寐自當奔走而就列豈敢裴徊而控辭實以老親今年八十八歲母子相依為命跬步不容相舍臨漳近在五百里內尚不能往區：情實去歲兩中朝廷省言之悉矣謹具免牘一通專人詣光範門投獻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亟收新渥俾奉舊祠使士論皆曰先人老母有辭官養志之子亦曰安晚先生有招而不至之客某死且不朽

某四月初再具免牘未至間共領三月末鈞翰一道丁寧告戒勉之一出且知聖上曾問小臣何時可至某自幼識字即知不俟駕之義安敢稽留君命徘徊顧望况在列諸臣或以科目或以材學自致通顯惟某無科目而錫第入館無

材學而侍經掌制此身秋毫以上皆君父之賜而吾相之恩也神馳魏闕夢繞
翹館肉身無翼恨不奮飛實以偏親垂：九十日昏且弱卧足痛楚須大扶掖
每朝暮上下床呻吟殆不忍聽常在膝下則喜出稍久則尋覓一扇皆知君親
一致忠孝一理設使某知慕君而不知慕親能為臣而不能為子通國議論譁
然而起故以康章子之名是時吾君吾相雖欲保全不可得已區：井亦具如
前申欲望鈞慈更賜敷奏先為某推謝聖恩次及親年大耋迎而行舍而去皆
不可之狀陛下至仁必惻然從欲矣

某七月十二日承本郡進至尚書省劄一道奉聖旨某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
者存盼異渥采揚危衷論議之職素高舉刺之權尤重矧鄉部未嘗輕畀在前
修間有此除如某昨迫親年力辭卿列但欲避康章子之謗不知犯防風氏之
誅荷君相之寬恩需牧守之遠次謝牘未登于翹館除書復下于窮簷便家庭
綵戲之娛動閭里繡行之羨九族相語一城聚觀皆云吾相之成持諸生有甚
慈親之願復愛子丹心激烈雪涕滂流某粗從師友聞理道之言素與鄉井無
親寬之累萬：不至于夸詡得意報復任情以孤使令以辱啓擬第貼職峻恐
物議未允占籍近亦令甲所禁當辭一也先朝如蔡君謨林子方皆以忠直有
節操嚴冷無面目被選某為人欠風力臨事少斷決預有疲軟不勝任之憂當
辭二也既具楷牘一通復齋戒熏沐勒此惡札專人捧詣政事堂欲望鈞慈特

賜處分

與喬丞相

某伏準勅劄差某主管華州雲臺觀不由祈請實出記憐切自省循第深感懼
某頃緣凡品擢預俊游冀遇特殊謗傷交至及收朝蹟尚忝州麾疚心未補於
前愆擢髮又遭於新劄蓋以書生之習氣不量事體之重輕輕因對揚冒獻狂
瞽孔氏惡許以為直漢法誅非所宜言以至流傳尤乖恭謹咎雖已往罪則如
新仰荷化鈞止收郡絃某于是銷聲息影甘為聖世棄人矣叢祠之命飛落九
天自昔名人多有一斥而不復者如某庸瑣何足深惜今也仆而起棄而收倍
費大丞相造化如此癡老之母襁抱之孩歡喜相告感涕交下

與李丞相

某伏準九月七曰省劄除某江西提舉逃聞誤渥戰灼靡寧伏念某一介孤寒
三年閑廢蹤跡久淪于畎畝姓名不至干廟堂朝無更相稱譽之交身負不敢
辨明之罪居常循省盍永棄捐不自意真宰登庸羣材奮起顧如因躡亦荷記
憐擢諸祠官授以使指不由寸援盡出至公它人放逐之而吾相招徠之它人
廢錮之而吾相拔用之仰惟某官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捧戴除目感涕交
流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庸瑣可副使令謹因省述之回輒露控辭之
請欲望鈞慈特為敷陳俾安愚分

粵從某官爰立以來國人之論以為廉如公儀休公如孔明敏如李文饒好賢樂善如崔祐甫裴垕而又持之以正鎮之以重凡天下第一義皆欲舉行天下第一流皆欲收拾雖其間或制于獨斷沮于過言然海內蓋已諒我公之心矣觀其黜陟百官進退羣材苟有可采雖嫌且憎亦不終棄如其不然雖親且暱未嘗超用有上書投贄守門而不省者有掃迹滅影相去千萬里而見取者某嘗妄謂它人為身計故分門庭立黨與我公為天下計故^{為人計}砥恩怨包同異昔在韓范用心實然惟先生足以繼之方當內建皇極我清邊塵守國家制度紀綱之舊延江表禮樂衣冠之脉煌煌相業與宋匹休某罷局未久奉祠未滿杜門訟過絕意榮望忽準省劄除某江西提舉謬叨進擢第切兢惶伏念某以甚庸之才負不韙之罪每與二三子者恐悻循省慮有後禍自吾相當國然後喜而相告曰罪或者可以已乎山間林下所望不過如此至於杖拭之甄錄之本無此念亦無此夢何者解雷霆叵測之威一難也和鼎鼐難調之味一難也韓公不能援尹洙富公不能雪石介又一難也今大丞相先生之于某犯三至難着一轉語遂由祠廩徑昇使華它人欲廢錮其終身吾相獨哀憐其末路此生有限此德無窮王通有言通于夫子受恩罔極韓愈亦云死于閣下之門無悔也某于先生亦云

某昨蒙陶鑄江西使節已兩具稟牘推謝惟是聞命之初雖以從弟希仁同在一路為疑然遠方尚未知希假被論將謂需次故控辭申狀止言資望輕淺不敢以弟兄妨嫌為詞十月下旬忽得舊吏附至十月初七日省劄一道前備某自述後載改除旨揮伏念某一介孤寒旁無寸援旬月之內兩蒙某官啓擬甄錄倍費造化如此大凡自江浙入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良便蓋鈞意深念某將以恤其困窮安其枵腹雖使某自擇何以過此矧蒙威命令不得再辭令疾速之官罪廢餘生一旦進用甚超臨遣至榮跪受除書感泣不已東廣仕者多為風俗所移鮮能自潔某愚無他長此行但當藁食冰飲以革貪濁銖積寸累以裕財用庶幾不負公朝選使之意不累吾相知人之明抑可圖萬一分之報也

與游丞相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江西提舉驟聞誤渥載灼靡寧伏念某粵從罷郡還里自知罪名稍重姑以藏形匿影為幸都無復玷起廢之想天日在上實知此心諸公間並不敢通書歲一再寄聲于鈞門問寒暄而已敢謂某官主盟公道軫記孤生方在從班有祠廩之授繼在經帷有史筆之薦及居廟廊力賜陶鎔擢諸徒中授以使指生卵成翼恩等所天雖甚頑冥寧不銜戴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凡陋可副使令謹令回逋輒具免牘欲望敷陳俾安愚分某因有忱懇敢私布之某向因詩案不調十年晚遇端平暫出復處以清談妨世法猶未害也因拙宦耗生計中年始受其啟矣今冬男冠女笄家火寢迫環堵蕭

然若蒙某官造化之力辭不獲請遂可挈家就祿陳湯通貸尚平兒女庶乎有所指擬矣更乞常以鄙言寘之鈞抱如做文字之類某酷所不喜蓋素無科第只合依本分做官若位置一差犯眾怨忌為世僂笑是某官愛之乃所以禍之也豈若在外面做粗官有俸祿足以仰事俯育哉

某伏蒙鈞慈寵賜古律詩一篇若以為孺子可教者某即屏人事細讀旬日述懷八首體大而思精詞嚴而義密成已之餘推以成物光茫粲然與朱文公感興之詩相為發明者也蓋某嘗為人子矣讀東下自訟生日感懷之篇而後知承順之道未至嘗為人夫矣讀故囊之什而後知伉儷之誼未篤嘗為人門弟子矣讀與後溪父子諸詩而後知師友之際有可愧者嘗為守令矣讀臨民本經術之句而後知政事有未善者至於以自修為未足欲友朋之夾持以獨善為未足欲頹鄙之皆化所謂與人為善者也及云去草寧容緩滋蘭未厭多又云不然沸鼎中可復加煎烹自昔能為此言者鮮居此位相公今居此位庶幾可以行此言矣昔葉水心嘗云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論傷于激如游揚胡文定父子文皆極工意者水心未之覽耶向使水心及見相公四百七十五篇必悔前論韓子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前輩亦云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某妄謂相公向律尚可求之紙上若夫滿腔惻隱之心一團冲和之氣學者烏能得其彷彿乎向來彼相求之先生囊橐不輕出某賤且廢于世

而先生辱教誨之既已嚴藏中笥傳示雲來敬勒短札仰謝私淑因有無厭之請某以序攷之此編之外雜文凡三百五十一篇蓋興寄在詩名節在奏篇言論風旨存記序題跋策謚之篇叙事在誌狀游戲翰墨在駢儷某所見者詩耳官牆之高宗廟百官之富某竊不自揆願卒受業之門惟相公幸矜許之

某茲者伏審擢從本兵進輔大政真儒無敵吾國有人伏惟慶慰日者勤參去東府虛我公杜門謁告視大位若將况已聖上察其忠實嘉其恬退而就拜焉蓋舉國以聽公矣某前引藪戾有所聞說良以其人本不欲婚而人主強之婚本不欲宦而人主強之宦惟其滋味薄而嗜慾少所以人主別作一眼看待今我公亦無心於富貴庶幾諫行言聽膏澤可下于民矣

某前蒙誤恩畀以江右使節其時猶未聞希及參差謂是待次故辭免狀不敢直以弟兄同路為辭前月末間某辭免命下乃知已荷公朝易節東廣大凡自江浙入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為便矧此闕在淳熙間以處楊廷秀林子方某何者而廟堂俾繼前修後塵顧雖鴛鴦無以喻人至于藜食水飲以革污濁銖積寸累以裕財用差有一日之長異時解印而去使廣人皆曰是能潔已奉公者即所以報我公之知也第有一說不敢不預以告如作文字之類某實不願如此位置不過又為人彈射飢餓至死耳如八十老親何四兒一女何惟某官終念之人情各有便不便某便于外不便于內區區血誠梵志倒着襪之說也

併發玉齒一笑

某首春十六日準省劄除侍右郎官此皆某官念舊之誼高憐才之意切因元會之除更以孤官而竄名恩德甚厚親朋咸喜而某獨以省愆未久起廢太驟為憂方辭免贖之回已有噴言之及尚從寬典仍昇舊祠某死罪死罪凡人負譴必有罪名使天下曉然知之惟某所坐最為黜黜不明今年之劄曰圖作南宮也明年之劄曰圖作西掖也恭惟國朝清望官選于高材異等而不選于任子選于館閣而不選于俗吏流品既異涂轍亦殊誰倡此名鑿空架虛嫁其禍于米鹽之俗吏蔭補之庸夫此言流布非獨某之恥也其羞朝廷辱搢紳甚矣蓋避之嶺海不得免為避之田里不得免為待之十年之久而不得免為其寔雕篆纂組童年所嗜今將耳順一字不記而惡名著人如贓不可洗濯如癩不可薰沐每自傷悼曰身不死謗不止烏庠冤哉又自寬釋曰聖上方開數路以取士大臣不以一眚而廢人罪垢餘生苟未盪洗但當掃去浮華歛歸平實以待清議之見察而公朝之不終棄耳

某屏居卻掃山深林密踰年無一字至釣門獨有巖：泰山之瞻朝夕不替去冬聞經筵之召俄又聞事樞之拜昔李少卿墮落異境絕望天日及聞霍子孟諸人用事不覺動色某亦人耳其於相公之入也烏能無雀鳴子和宮動商應之喜哉顧念為國計則當勸勉一出為公謀則當從史勿行賀書瑟縮實以此

故既而傳觀巽積至于十數凡小生所欲忠告在明公畧已盡言然而上迫趣於惟行之令下牽絆于回升之賢則又有不可以常法論者曰本兵曰大政它人一着脚此地必根着不肯去惟相公昔也先諸老而去今也後羣公而來視荆公晚拜頭廳不辭而拜者賢之遠矣某舊臘叨恩起廢念既有免贖申省不敢不通諸府書承受人言相公未至遂先作二揆書今以錄本申乞鈞覽恐相公因與二揆議政採擇而施行焉幸甚某在南中嘗告相公第一不喜做文字今甲子將一周豈是弄筆硯時及相公諸君子當朝寒士得職之時隨分在外邊轉一兩任畧改換十年前官稱即可納祿奉親修身俟死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矣過此若有他望天厭之天厭之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書

與游丞相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構

某恭惟端嘉以來上之圖任非一相；之登庸非一人然皆不出長安城致身高位者惟某官不然始在廷以不合去後得政又以不合去其視榮利如涕唾然天子固已尊敬而注倚之矣名最高迹最近台最早來最遲公之素心蓋如此一旦聖意先定告廷爰立仕者舉嗚曰吾輩有宗主矣耕者擊壤曰天之欲平治矣人心不齊天籟自鳴此豈可以聲音笑貌求者方今急政要務曰君德曰國本曰朝綱曰邊防它人所不敢言與不能為者竊意吾相必以身任之某獲罪節揆退耕于野有百千億劫不下山之誓且奏記鈞門曰此生索性待公當軸安知今日其言遂驗孟子不寐謝公折屐未足以喻喜也然晚節末路曲荷陶鑄內陞朝序外擢職名就某分劑言之千足萬足今無所欠只是反哺情切欠一歸爾吾相昔有牽掣今造化在手為某解卸鞍馱放逐水草使為大平之幸民可矣

某初五日準省劄奉聖旨某令赴行在奏事成命驟盼危衷增悽伏念某素無扳援積困中傷但思空谷之逃不作修門之夢然且起久廢而居按察微寸勞而忝褒遷取數過多乞歸未遂敢圖收台俯及沉淪孤忠荷君相之照知遠跡煩朝廷之記憶恩私所逮感涕交零某之孤危人所共知及某官當國密勿啓擬不進不休迨茲出命倍費造化某以十年之戀闕當倍道而造朝况明時豈易遭逢而近比不許辭免但于某私計則有未安蓋以六十之兒上有九十之

母前謂番易去卿差遠力求祠廩或改闈郡天日在上實聞此言設若貪仕路之向榮望親闈而愈邈既犯天下之公議亦為名教之罪人輒以丹忱形之公牘欲望鈞慈特賜裁酌或尚可敷陳改畀一麾不惟母子暮年相保亦某官加惠諸生羽翼成就之初心也

與范丞相

某十二月二十日承本貫興化軍遞至省劄奉聖旨某除江東提刑聞命震駭莫測其繇因念去歲被論畀祠嘗勒惡札短啓推謝猥蒙鈞慈親洒答翰諄複溫厚固已默寓哀窮悼屈之意及茲旋乾轉坤造化在手首蒙啓擬不待歸依拔諸散地之沉淪付以外臺之雄劇此乃在朝卿監即官所欲求而不可得者某方在廢錮安敢有此夢想仰惟某官喙抱卵翼之恩可謂動矣某先白家廟次告親闈聚族百口一詞銜戴某筋力尚堪驅策向者不憚入廣今江東距闈為鄰部况一閑四載寧不急祿實緣孤危多畏一旦吾相當國復玷太驟深慮微蹤又将不安謹具免牘一封歸命化鈞冀寢誤恩敢乞鈞念速賜處分

某今日念六日準省劄奉聖旨某除將作監驟聞成命載惕危衷伏念某昨閉戶而投閒未磨瑕累茲起家而司臬無補涓埃事功繆悠風采消靡養親有請方賴曲成播物無私忽叨峻擢由郎曹之秩序陞匠監之班聯必王官積累而後遷豈外臣夢想之敢到仰惟某官振淹拔滯之意超資越錄之恩雖隕微生

莫酬洪造但某自揣孤危而多畏每因召用而擬灾况新命之過優慮僉言之未允見具免贖仰干化鈞

某前月二十九日因繳通筒嘗具稟劄退而屬藁擬詞匠監之除忽得即報聞已改命惕息以俟至十二月十一日伏準省劄某除直華文閣依舊江東提刑某竊惟大匠穹班以待郎官之久次先朝奎閣以旌監牧之有勞豈伊名論之卑凡併沐寵光之殊異旁觀歆艷內省兢惶此皆某官記夾袋之儲篤緇衣之好解十年未易解之謗調衆口至難調之言回白日之照于覆盆息慈母之疑于投杼遂令疎逖坐致顯融永惟吾相此恩之尤深雖盡今生來世而莫報重念某自收朝蹟屢閱歲華前此當軸數公貽書盈篋或便朝之密薦或廣坐之誦言徒有空談孰為實惠某亦固窮而自守不少屈而有求及某官登冠元台兼收多士固鈞問之下及竭鄙情而上訴者恃吾相道廣而無黨偏也心平而無恩悉也恃吾相之追念長公而未忘先人也某官雖愛之深主之力然前後所賜鈞翰未嘗少見幾微一旦榻前啓擬中書秉筆乃越資越格出人意表如此乃以朝士積日累月而不敢望者度外拔擢之如此乃排羣議而一手拏提之如此身不隕恩不可心昔王文正公擢士而士不知其言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誰其繼之某官一人而已某初意實以親年高家山遠清溫既隔夢寐不寧欲辭繡斧之榮復返絳衣之樂真符見祿換一虛稱以華歸涂以全晚節今

為身計者皆遂為親謀者未諧仰戴洪鈞之曲成俯畏清議之及責望翹材而矯首具免贖以陳情敢丐鈞慈特賜處分

與范杜二相

某仰惟聖天子一旦躬攬大權枚卜羣公以相印屬之真宰莘渭之舉也制麻一出學士大夫至于舉劾相賀文富之拜也然今日之事至難今日之相尤難大丞相登庸之初將慰人望必痛革時弊必先收人心請試條前日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備採擇自昔朝廷必長養士大夫氣節而成就其聲名比年號敢言者著清節者賢而有人望者功名與已相軋者皆為一說且沮之求一罪以加之曰是空言無實也是嘗誤某事也是嘗主某人也甚者毀其素履如溫公狎妓東坡販鹽之類初年有三十餘人之薦其後取三十餘人者芟夷而蘊崇之賢者掃影滅迹更用一種刀筆俗吏聚斂小人或瑣：姐姪以根據津要布滿郡國一當革也自昔立賢無方比年乃拘鄉貫因惡一夫遂惡其類因惡其類併惡其鄉喜者擢連粉榆憎者錮及州里夫惡閩士如呂吉甫輩可也不有蔡君謨陳述古乎惡蜀士如鄧綰輩可也不有范景仁淳夫坡頰兄弟乎二當革也孔明所用皆巴蜀人材國家駐蹕吳會既未能混一西北銓選科舉多得閩浙之士理勢則然今進退人材者曰吾惡福建也典掌文衡者曰吾抑閩浙也昔了翁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况版圖日蹙又于已感之中有所厭薄

何其甚不祥耶三當革也分門庭植黨與非盛世事比年以由我而進者為賢由它人而進者為不肖夫了翁非曾子宣所引乎道卿非呂嘉問所薦乎謂鄒陳不受知於曾呂則不可謂為曾呂之黨尤不可烏得以其始進議其終身四當革也取鹽袋錢變經摠制法而守倅壞增斛面刷義倉而田里空括浮鹽而盜賊起奪天下利源歸國用房而版曹幾廢先撥邦本大失民和此其行事當革也自昔為國必有魁壘骨鯁之臣淳化景德間以王元之楊大年重慶曆以四諫重熙寧以三舍人重元祐而後以元城了翁諸人重比年居緊官者一則譽真宰之圖南回二則贊世臣之把握至于事閔綱常名教之大相視噤斷莫敢發口向非諸生昌言講官密啓國無人矣公卿大夫大不敢論諫小不敢駁議乃以摺據細微為守法以沮抑孤寒為奉公于堂參劾者魚貫客邸或飢餓而死狼狽而歸起道涂之怨嗟傷祖宗之仁厚譬如巨室積善起家一旦衰微為子孫者不思力行好事增廣陰陽而一切反以鏗薄欲家之肥恐無此理此其大意當革也至于格非去佞之機括修政攘夷之次序大丞相固以身任而無俟于人言矣昔人有云千人諾不如一士之諤自吾相宅揆秉筆之士作王褒之頌獻祖徠之詩者必已堆床盈几然而未必皆有益于吾相也某懷昔受知之意與今起廢之恩既自課一啓為天下賀而啓所不能言者又齋沐裁為此書少效芹曝之忠

與宰執

某昨者叨恩入奏嘗具尺牘少伸推謝共想已塵電覽某賤迹行至泉州聞有厚不忽加誅賦以祠廩雖進莫望天顏于軒陛然退猶躬子職于庭闈仰繫廟堂委曲全護之力寸心耿耿寧不知恩伏念某去國六年之久而又游宦萬里之外本為公論所恕止緣某官獎譽過當汲引尤力及茲收召果觸危機某少時雖以章句小伎浪竊虛聲年將耳順憂患推壓耗忘都盡常願歸耕以全晚節大臣欲進擢之見其盛壯時也言者遽攻擊之亦見其盛壯時也向使大臣知其指書情學必不仰累生成言者知其倦游念歸必不重勞驅逐也凡此皆平日於踐履上欠功夫文勝質材掩德之所致及復循省無所怨尤但當改已往之過勉方來之善庶幾上不辱殊知下不羞先訓它復何言

與高樞密

某歲首伏準省劄除侍右即官此皆某官陶鑄啓擬之賜矯首知飯某自度孤危必生悔吝即具免牘力言恐懼瑟縮不敢就列之意俄聞又汗臺評矣尚蒙寬典仍昇舊祠某死罪死罪伏念某昔之鄙人二大父知名隆乾間先君諸父皆擢世科惟某幼而失學門廩入仕當時耆舊猶以其故家遺俗多所獎進繫齋侍即袁公竹隱諫議傳公屢薦于朝不報西山真公帥閩以議幕招內史洪

以為世戒 戒誤也

何其甚不祥耶三當革也分門庭植黨與非盛世事比年以由我而進者為賢由它人而進者為不肖夫了翁非曾子宣所引乎道卿非呂嘉問所薦乎謂卿陳不受知於曾呂則不可謂為曾呂之黨尤不可烏得以其始進議其終身四當革也取鹽袋錢變經摠制法而守倅壞增斛面刷義倉而田里空括浮鹽而盜賊起奪天下利源歸國用房而版曹幾廢先撥和大本大失民和此其行事當革也自昔為國必有魁壘骨鯁之臣淳化景德間以王元之楊大年重慶曆以四諫重熙寧以三舍人重元祐而後以元城了翁諸人重比年居緊官者一則譽真宰之圖南回二則贊世臣之把握至于事閔綱常名教之大相視喋斷莫敢發口向非諸生昌言講官密啓國無人矣公卿大夫大不敢論諫小不敢駁議乃以摺據細微為守法以沮抑孤寒為奉公于堂參劾者魚貫客邸或飢餓而死狼狽而歸起道涂之怨嗟傷祖宗之仁厚譬如巨室積善起家一旦衰微為子孫者不思力行好事增廣陰陽而一切反以鏗薄欲家之肥恐無此理此其大意當革也至于格非去佞之機括修政攘夷之次序大丞相固以身任而無俟于人言矣昔人有云千人諾不如一士之諤自吾相宅揆秉筆之士作王褒之頌獻祖休之詩者必已堆床盈几然而未必皆有益于吾相也某懷昔受知之意與今起廢之恩既自課一啓為天下賀而啓所不能言者又齋沐裁為此書少致芹曝之忠

與宰執

某昨者叨恩入奏嘗具尺牘少伸推謝共想已塵電覽某賤迹行至泉州聞有臺勅歸至田里方見彈文罪惡如此宜肆市朝以為世戒而明主寬洪大臣長厚不忍加誅賦以祠廩雖進莫望天顏于軒陛然退猶躬子職于庭闈仰繫廟堂委曲全護之力寸心耿耿寧不知恩伏念某去國六年之久而又游宦萬里之外本為公論所恕止緣某官獎譽過當汲引尤力及茲收召果觸危機某少時雖以章句小伎浪竊虛聲年將耳順憂患推壓耗志都盡常願歸耕以全晚節大臣欲進擢之見其盛壯時也言者遽攻擊之亦見其盛壯時也向使大臣知其捐書情學必不仰累生成言者知其倦游念歸必不重勞驅逐也凡此皆平日於踐履上欠功夫文勝質材掩德之所致反復循省無所怨尤但當改已往之過勉方來之善庶幾上不辱殊知下不羞先訓它復何言

與高樞密

某歲首伏準省劄除侍右郎官此皆某官陶鑄啓擬之賜矯首知皈某自度孤危必生悔吝即具免牘力言恐懼瑟縮不敢就列之意俄聞又汗臺評矣尚蒙寬典仍昇舊祠某死罪死罪伏念某昔之鄙人二大父知名隆乾間先君諸父皆擢世科惟某幼而失學門廕入仕當時耆舊猶以其故家遺俗多所獎進絜齋侍郎袁公竹隱諫議傅公屢薦于朝不報西山真公帥閩以議幕招內史洪

舍人初除以自代舉蓋諸公假借之私而非天下議論之公也立朝之初衆以爲喜獨以爲憂未久果遂起廢守哀教月又逐後除廣鹽某官以麟史之筆當鳳閣之制推本其家世師友次及其奏對議論王言一出多士盛傳衆以爲榮獨以爲懼未幾召則逐除即則又逐訂其所坐別無過犯亦非賊私專云欲作文字官而已魚鳥至微猶懲弓餌某亦人耳端平之劾此罪也嘉熙之劾此罪也淳祐之劾亦此罪也一何冥頑不靈久而未知悔悟哉况夫朝廷之大科目之廣乃使一米鹽俗吏實受此名豈特某之恥其羞當世辱後世甚矣某弱冠筮仕今將耳順于獄訟米鹽粗有一日之長區：素志願以絲毫實用自見不願以文字受知于人廟堂苟不遐遺筋力尚堪粗使豈必加屨于刑施髡于僧食馬肝而俟河清乎良由其命運窮薄爲人鑿空嫁此惡名尚賴天子聖明大臣忠厚俾從閑散以避怨憎殘年幾何但當內訟而自新固守以待察耳

與郭小坡

某伏念端平甲午起下土登周行忝與當代名流同一除書萬人海中雖不及欵待誨言然望而知爲吾叔度也明公如鸞皇縻之不可某如鳥鳶彈而後去每懷清標想高致未嘗不起敬慕天日寶照臨之某敬以某官平昔樹立見謂第一流人一旦進居言責國人皆喜而相告曰是必能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是必能判別忠邪者是不可以官爵誘利害怵者及諫帝一出則又喜

而相告曰正論明矣佞人去矣人心不齊天籟自鳴誠之不可掩如此前世小人害君子或與黨禍或設學禁各爲一說以掃室其類至于妄引經訓倒植綱常禁人不得說天理民彝則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向非明公正色闢之萬代謂何韓愈有言孟子功不在禹下某亦謂正言之功不在孟氏下自此序遷諫大夫中執法天子盡行其言天下舉被其澤矣某初元召審行至三山願留西山先生幕府蓋自審不堪立朝爾牽聯一出非本謀也師死不去或者罪之所以有丙申之逐又掇拾師之緒餘見之對揚或者怒之所以有丁酉之逐齒朝年餘典州數月謗咎山積退而杜門自分老死田里矣然猶孤危凜：不敢自保及聞朝陽之鳴然後與友人方石史私相語曰上用端人吾輩之罪或者可以已乎矯首慶霄不忘瞻戴

與吳叔永尚書

某丙申去國獨荷尚書與洪丈端明聯騎訪別歲月易得昔未知命令耳順矣張公九尺之身翰林萬丈之文何嘗一日不在心目楊右司在局時每欲附拜尺書又念得罪少公而登門未已雖合于善不吾與將強而附之論然恐非君子上交不諂之義况傳云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獲不敢求遠竊意尚書篤于友愛非但某不當自通而已前和高詞末章所謂洗空者只是采用退之聽琴之語韓與頴師豈嘗有纖芥哉妄意謂尚書樂府之妙不異頴師之琴實

無他賜粵自高牙大蠡作屏洪都相距僅三百里豈不欲修書札問專城瑟縮至今猶前志也敢謂大君子高懷曠度迺出古今精筆妙墨俯逮早晚捧對驚喜如蔡邕之得論衡辨才之獲襖帖而今而後尚書既無訖；而拒之色某安敢不源；而來乎端平從官皆已秉事樞惟尚書猶以真學士臨大方面向者尚恐當軸未相孚果山既相道同志合聲應氣求竊意旦夕必間兩社矣某宦情薄親年高去春為范杜二公好語牽挽一動非所樂也自去春屢告果山力求清漳以便養親已有陶鑄消息矣聞真翁辭越亦求此州遂失指擬臬事書考又踰兩月已除陳叔方為代但此距永嘉千餘里猝未能至天氣尚熱觸熱奔走其何以堪凡人皆有劑量某門墜入仕內至節監外至節麾劑量極矣更求毫芒之益是乾沒無已時嗜進無止法也以此力辭入奏不足陳於尚書之前比聞令嗣知丞不起妙年玉樹脆折上惱慈抱誠何以堪然斯文命脉繫于元身更望玩老易齊彭殤使之漸遠漸忘可也

與鄭印武

疇昔親炙每聞餘論謂它日必官君瑞明府之子以報大監罔極之恩某與子敬左司聞而歎伏邇年以來此說稍斷續莫曉其故豈以君瑞既歿而寒盟耶閣下為人磊落；決不忍如此意者婦人女子有以動搖之耶或宗族親戚有來破闢者耶吾輩處大事當斷諸心豈可謀于人閣下之官受于大監能為

此舉止是常情未為卓行萬一不能然則閣下許多英風誼槩晚節掃地盡矣當大監奏任閣下時君瑞雖已登科下面猶有三子舍子任弟是托孤于賢弟矣今大監直下遂無齒仕版者手足之情寧不動心一又憶君瑞在時事叔父如事父今叔父以它人為子孫而擯大監子孫于門牆之外某心猶覺不安于閣下心安乎知此事始末惟子敬與不肖子敬逝矣非不肖誰啓發閣下者傳曰使死者復生；者不愧其言然死者無復生之理生者有見死者之時吾輩壽非金石此事不早定它日閣下何以見大監某何以見君瑞于地下哉去冬運管顧兄席上曾開其端閣下頗似感愴別後不知又作如何商量凡人奪嫡謀宗無所不施其智巧若不以大義自裁斷而囿于它人智巧之內未有不顛倒錯亂者曷不隱之於初心采之於公論乎又聞令嗣新除學士力主君瑞一房蓋其材雖不足以望嚴君而其德宜為鄭氏之子矣敢拜手為閣下有子賀惟閣下反復愚言而處分焉此事于立孫無相妨華屋良田與吾之孫獨以一命與吾兄之孫兩得其所矣某言之閣下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益友也以道義相期有過必規某不能言之閣下不能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狎友也平時酒食游戲相追逐而已如景輔晚節何不覺因書悲吐露之知我罪我席藁以俟

答南雄翁教授

僕端平初為郎與直翁侍郎徐公同舍相好也南來得侍郎書誦足下及河源
令君之賢侍郎素強直不輕許可不待覲面固已心敬矣便風辱書陳義甚高
委教甚富益歎侍郎取友之端而恨僕納交之不早也人情喜面諛雖至親骨
肉間猶有隱情足下於僕風馬牛不相及而意氣傾倒攻瑕指疵慨然以訂頑
砭愚自任推足下之心將以其美諸身者而淑諸人也僕雖駑怯敢不佩服然
足下所以教我其所以自處非也自昔聖賢著書立言者多矣曰百世以
俟聖而不惑曰後有子雲必好太玄是當時之人皆不足以知必復有聖賢者
出然後知之知不知聖賢之書與言自若也今足下之詩幽然以深其文困然
以長而又頗自貴重知者尚寡足下以知者之寡也遂有望當世責時人之意
望知者可也又望不知者焉責故交可也又責素昧者焉足下論著如此意其
中必有充然自得者而又据科第為師儒未日不遇何至遽效阮籍之慟唐衢
之哭哉留使足下徒步取拜相白衣入翰林其足樂乎否也僕它無以喻人但
遭詩禍以來灰心仕進其後復出其心思巧力所能致也然懲艾益深謹嘿益
甚天真益斷喪足下當責其拙：為佞而反譏其嚚：難全乎噫足下所責乃
故我非今我也僕立朝逐于朝補局逐于郡起廢乘使者車僅數月爾所得俸
賜斤：然事育之不足何以致珠履而供車魚乎足下引四賢之事以相勉彼
皆立名譽建事功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僕力不任此故當付議論於身後爾况

黃卷之中皆吾師友四海之內皆吾兄弟僕之學何嘗獨而黨何嘗孤乎聞當
檄棘倘官過訪不惜面商確也

答林公按監場

僕與足下同里閨又與賔永翁南宮舍人接交游聞俊聲仰下風之日久矣願
壯老不相謀銳情不同調常欲親炙而不敢自去歲至今足下以所著易學及
詩文教詔之者三以書開曉之者亦三時先親已病僕之方寸已亂曾未一酬
答而大禍至血氣推傷性靈顛錯十事九忘不可以人理責而足下尚復不棄
勵以前輩居喪講學之事誠足下待朋友之厚望朋友之切然僕豈其人哉昔
人有云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僕少時讀書粗了治亂成敗未嘗窮經析理為
文字多諧世趨俗而少古意前諸老過聽後理上誤知猥以文史叨進用及侍
通英力以不通經辭迫于威命每一進講面汗心愧然後知學力如弓分寸不
可勉強也足下之所以誨僕者易學也詩文也僕于易或未能分其句讀豈能
索其精微哉理學至伊川數學至漢上亦云至矣然考亭已微與二家異唯山
又微與攷亭異南塘虛齋皆求新義于諸儒未發之外皆以其說陳之旃屢雖
貴為侍從加以明主稱制臨決而承學之士未之能信然則足下之書縱使南
塘虛齋見之明主之力尚恐未能剖鑿一世之聾瞽統壹羣儒之議論如僕庸
瑣何足以贊美其萬一乎諸文惟有韻與無韻之作為近古偶儷最俗下不必

苦求工然不工又不可讀先朝孫明復胡安定俱以經為人師曷嘗有一篇文字行世哉考亭論荆公東坡門人寧取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輩其說以為吉甫猶省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足下既為易學占得地位已高而又欲求工于文無乃反自狹小自卑陋乎足下又條易學易數端俾區別以對若主司策進士之為者僕聞程氏將歿自言易傳只說得七分足下以程氏之傳為然耶當補其三分之未發者可也以為未然耶當自為一書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聖可也上起鄭康成王輔嗣韓康伯下至崔山南塘虛齋諸家之說皆當以程氏傳為準可也茲事體大他日足下學成書傳僕此膝雖不屈於他人將為足下屈矣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行狀

有宋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行狀

曾祖格故將作監簿贈通議大夫 祖適故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

父挺故奉直大夫知沅州贈金紫先祿大夫

公諱瑒字景良世為福清人龍學忠節著于朝廷沅州清德稱于州里公少入太學與兄靖安令君璟令容州使君瓌同中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而公臚唱第四場屋以為盛事教授鄂州舊例從州家丐猪羊稅錢助養士公曰是不可愧耶謝不取節縮浮費更有餘力增田差幹辦江西轉運司公事丁母卓夫人憂服闋差幹辦浙西提刑司公事丁沅州憂服闋幹辦兩浙轉運司公事運使沈公作賓精于吏職特重公事非公書擬不下筆公詳審清介秉法据理雖貴勢無敢干以私者秩滿得旨待掌故闕執政面諭欲越次先除公謝不願既歸四年不通問執政怒超用它人久之除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歷疏廟堂除授官掖請謁之弊且言臣待罪班行更化前後皆所目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盡出于公乎抑猶未免于私乎其視前日有以異乎抑無以大相遠乎臣觀今世自上至下由內達外苟可遂私靡所不至良由陛下真誠有餘剛斷不足名為更化而實未嘗更化始

欲善治而終不可善治別劄言民生憔悴極矣散內帑之儲省掖庭之費裁咸
畹之橫恩濫賞覈貂璫之營繕應奉以裕民可乎又言今日之財不在官不在
民獨積于賦吏之家破數十賦吏之家可活數百萬之民矣寧皇嘉納改國子
博士請外出知興化軍世吏所謂擊斷操切之術一不用專以教化拊循為主
時楮令初變愚民生減落官吏坐奉行不虔獲罪者衆前守沿此罷去告訐繁
興公下令曰貿易未受價者未為行用告者以騙論已受價則予者受者俱坐
罪如詔書於是無告楮者常平使者令民間各以產高下藏楮于家而委官點
撞焉公曰民未孚也請為期既而屢寬其期及撞點又使吏戶摘語之民得以
為備比去不刑一人楮價自增郡多名利主僧例以貨取名曰實封寺偶闕僧
乾改其穀以佐經費名曰拘楮惟公與秘監葉公未不實封不拘楮而郡計沛
然催科至寬縣令不識訶問細民不識追呼又取三縣夏稅一錢至六十錢戶
全蠲之第三至第五戶減半第一至第二等戶減三之一寺院減五之一以樽
節錢代輸它人蠲租者不過閭閻零為美觀惟公于未催之前預為約束民被
實惠待吏民以恩子長者未嘗設機械兩造情偽一覽洞見書判典嚴切中隱
伏然其末卒歸于忠厚悖理之事梗化之民或接乎前公應之以靜勝之以定
終無忿怒之意有扶勢懷私而來者見公容色辭氣莫不爽然自失而去郡人
愛公如父母前後太守莫能及差知全州其治如莆下車甫兩月餘除提點廣

西刑獄公事且疾力辭新命全人聞公當去皆嗟惜一日有峒徭數輩鰲老矣
造廷云：公使譯其語曰好知州難得願公奏天子勿去公慰諭遣之改知袁
州於是疾愈而袁人將輅公矣公曰辭遠節得近麾可乎力請祠主管成都府
玉局觀既滿再任改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公素清約視榮利如糞土
歷二郡生業不長尺寸居室苟完無廣廈突兀之想田園僅足無牙等算計之
入宅前籬援畧成門徑舍後花木粗分行列公處之怡然萬鍾五鼎不與易也
朝廷每欲收用常患公不可致今上御極台赴行在再辭再不允公又言臣進
無補事功退無預世教直緣拙恙歸以山林衰悴之餘不任朝謁惟聖朝哀憐
上知不可奪除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訓詞曰爾端靖老成近伴來歸而抗
章三四尚親醫藥其以延閣珍祠遂爾恬養夫飭身謹行為郡廉平者朕眷；
如此則貪刻躁競之習亦可少媿矣明道祠滿詔再任公舊患足瘍時作時愈
紹定二年二月疾動至秋不愈食益少力益健終日默坐無惰容顧子孫滿前
無媮語疾棘屏粥藥者索日整襟拱手神閑意定以至於歿九月三十日也年
七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負高科著美譽而恬澹恥奔趨韜晦無表襮故策
名二十餘年終為掌故學官去國幾二十年始復召卒不至故志業不盡見於
世每謂人不可有勢不可有名平生不喜為要官曰勢之所在不願交聞人曰
名之所在其立意如此公學貫千載文章典麗條達顧不肖以文名手藁皆焚

案惟廷試策與奏篇偶存又有通鑑紀纂若干卷凡前世大節目大議論悉著於篇兼采司馬公范大史胡致堂諸家之評傳以已意自奉至薄筭無新衣庖無盛饌特喜施予族戚蒙賴晚食祠祿歲取百千別貯之更五任得千緡置義田百斛以贍貧宗公兄弟四人靖安海豐二令君先歿公與容州使君秀眉黃髮消搖里閭時人以方二疏公臨終家人問所欲言公曰無一事但恐戚吾兄耳娶宜及黃氏溫陵人通直郎輕之女幼孤隨母聶夫人依兵部侍郎簡肅林公簡肅為人勁峭獨與宜人語多合意甚奇之擇配得公尤相賓敬宜人識度高深達義趣蔬食素飾安于淡泊事舅姑至孝傾橐奉小姑奩具無吝色先公二十年卒葬于清遠里福勝山之原二子公遇迪功郎藍潭州南嶽廟公選孫男四人曰觀曰同曰合曰新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自宜人逝二子朝夕侍公出入坐起跣步不離側家庭講肄意有所合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始調寧化尉不忍去其親自乞獄祠孝謹恬退其家法然也二子將以是年十二月初五日奉公合葬哭謂克莊子盍論次先人遺事乎克莊亦哭曰丈人植立高望實重宜屬筆于能言者二子曰此先人意也克莊遂不敢辭初公年彌七秩堅悼不衰自克莊悼公追念賢女始衰始病悲夫尚忍言之然二十年翁增知公深者宜莫如我狀所述公出處去就言論風旨皆質之當世公論參以鄉閭聞見後之君子庶有攷焉謹狀

宋故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前淮南路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兼知真州寺丞方公行狀

曾祖淵 祖憲文林郎南恩州陽江令累贈朝議大夫 父崧卿朝請大夫京西轉運判官累贈宣奉大夫

公諱信儒字亨若系出河南縣琬而下代有聞人琬自固始遷莆田至金紫公廷範六子皆貴顯而少監公仁岳之後最蕃公其八世孫也生有異質襁抱中能誦書九歲落筆屬文京西公守廬陵公猶叩首周丞相楊誠齋見而驚曰天才也以郊恩補將仕郎京西服闕授番禺縣尉諸公爭致之幕下才望傾一府盜其劫海賈者公曰鼠子敢爾自拏舟往盜方聚沙上分鹵獲見尉至皇駭欲趨舟取械公先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上府不軼一人秩滿改承務郎丁嫡母葉碩人憂服闋知蕭山縣丞浙東帥錢公象祖提刑傳公伯成被旨措置慶元海道檄公往來區畫悉有條理二公亟稱于朝差兼淮東隨軍轉運屬官未幾復還蕭山先是權臣首事既得泗州謂中原可長驅及諸將潰歸虜輕國大入淮漢騷動朝廷悔悟會虜亦厭兵駐軍濠州先遣韓元覲來和議有萌芽矣督師樞密丘公密一再令帳下壯士遺虜書最後陳璧君玉往皆至濠而返終莫得其要領近臣多薦公可專對有旨赴都堂稟議開禧三年正月三日也既至論以使事公曰多事之際不敢以母老辭但開虜自我虜問首謀當何以對權

臣懼然起謝借公朝奉即樞密院檢詳文字充知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知院張公巖書通問金國行省元帥府公馳至濠虜帥統石烈子仁在馬止客于獄露刃環守絕其薪水官屬或洒涕公叱曰汝欲大辱國虜畫五事要我公曰送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于古無例稱藩割地臣子不忍言虜愠曰不望生還耶公曰某來時已寘死生禍福于度外矣論辨甚久子仁不能難遂至汴見虜左丞相都元帥元顏崇浩虜以天獄二字榜傳舍曰此非濠州比公曰事須商推何至以威脅人崇浩使二省龐趙者來持五說如初且以無故興師咎我公曰本朝不旋踵追悔所以歛兵約和虜曰正為無兵可歛公曰豈無淝水八千之衆虜曰縛送事既無例姑置稱藩割地莫有故事否公曰惟靖康嘗割三鎮紹興以東朝之故暫屈已今日願可引用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時逆曦以蜀附虜龐趙服公雄辯有張儀舌有西蜀唇亡之誚公請面見丞相決大事崇浩坐幄中陳兵見公使人傳諭云五事不從旌旗南指樓船東下矣公欲稍前白事崇浩曰事止此無可議者遂授報書期公再來決和戰四月公至在所詔公通問宣勞轉三秩御札令侍從兩省臺諫條奏所以報虜者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幣五萬如紹興公再往龐趙來迎虜聞曦誅氣頗蕭索然猶執初詞公曰本朝諸臣已為增幣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虜問其故公曰議者以曲直勝負較之皆云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移書誘曦去年三月也若

雖得濠濠等州我不得泗漣水乎若夸晉浦橋之勝我不有鳳凰山之捷乎若謂我攻宿壽不下若圍廬和楚竟何得乎且五事已從其三猶固執不見聽不過再交兵耳楊行密尚能以數州之地自立本朝幅員萬里江東將相豈久下人者龐趙見公慷慨忠烈始微露其情曰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地亦不必割歲幣外別致犒軍錢可也公揣虜技止此力執不許密與龐趙約數事如遣使草誓之類龐趙取公手記為信崇浩面授公書六月復命再轉三秩用王抃例差充通謝國信使所參議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虜盡變前說易二省差領客龐趙不復來矣崇浩怒曰所畫事未從何遽以誓書使名來面責公不曲折建白且有誅戮禁錮語公不為動一日使甲士擁公庭下答狀公曰待行人如此耶崇浩遽謝公歸館二省差來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畫定事目公曰正緣歲幣不可再增故以通謝錢代之今得此復求彼某有頭壁俱碎而已二人曰龐趙誤公曰丞相誤龐趙又曰丞相欲留公等公曰辱命歸亦死不若死于此議不決會蜀兵取散關虜益疑講和非廟堂意且屢詰權臣無書公猶冀事成移私覲書帖若權臣遺崇浩者九月公還自劾待罪朝廷謂公失事體奪三秩臨江軍居住公自春至秋三往返炎沙烈日僵屍滿野公仗節轉仄蟲蛆臭腐間憊從道覽相屬公神閑意定自若始受命入白太安人曰王事不可辭願勿以兒為憂公知虜內困鞭輒雖勉出兵與我相持而力

屈情見勢不能久所求皆拒不予直欲以口舌弭兵又每詰首謀意指權臣公
但以鄧友龍輩為對虜恨公不少屈摺故其議壞于垂成而王公柝出使矣公
雖貶方奉使之名滿天下時年才三十至臨江以詩酒自娛江湖士友慕公盛
名多裹糧從游明年和議成與虜禮幣函送權臣首皆公昔持不可者王公既
以功擢用奏記廟堂云方某辨折虜酋于疆項未易告語之時及柝往權臣誅
矣事皆勉從矣方某當其難柝當其易每至軍前虜必問方某安在且謂暑行
者三不委頓車上已可伏矣公論所在敵人亦不能拚詔公自便除通判肇慶
府復奉議即峒寇竊發經畧司檄公督捕雄韶而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
同廖提刑德明措置收捕就知韶州首封崇張曲江余襄公墓時江湖屬邑多
燬于賊惟韶境晏然禽赤水峒賊首戮之又謀募鄉導持巢穴布置已定朝廷
用招降之說而止轉承議即移知臨江軍以嘗謫居辭知道州郡有不檢士十
輩號十虎力能使監司逐大府公下車立竄首惡飾漁溪祠作太史閣與萊公
樓對尋元次山遺跡表出之除提點廣西刑獄閱屬郡滯獄有踰百十年不決
者有一事株連數十家者公件畫條析以聞詔下一日破械縱數百千人始楊
公方按部以風力自任疑南宮例有賊發檣無虛日守令竄繫尤眾公攷罪虛
實多奏釋之單馬行部內訪民疾苦荒鎮惡縣無亭驛處張幕野宿以為常足
跡未及者海外四郡耳轉朝奉即除轉運判官紹熙間京西公實持漕節定益

法改客販為官般奏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緡廣民德之及公踐世職父老即
永寧寺西廡祠京西公文公詞伯俱有歌咏紀述焉公深知鹽筴利害操幹裁
樽自出新智漕計沛然以其餘新學宮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三十
六萬緡曰此皆積壓日前官吏失陷之數蓋有身死家破子若孫拘係未脫者
椽伐國家元氣多矣吾捐此錢所以廣聖恩承先志也過僚屬有恩意歲舉先
孤寒後貴要雖小校裨將皆能得其歡心有不幸者公必歸其喪與孀焉弭節
四年再攝帥闔威信行于一方除提點湖北刑獄未行召赴行在奏事入對除
大理丞於是邊事復動除淮西轉運判官未行改淮東兼提刑兼知真州始至
眎州城中是日惟官寺營廩庫廩耳民旅皆屋江下城誰與守請築翼城圖上
不報嘗登高覽望知城西北當風寒即北山置水馬繚以石隄廣六里長二十
里決之則西北可為海身率畚築旬日置成設醴賞牒虜覈郡兵新旗幟金鼓
增弩礮治隴石渠答深壕塹高羊馬墻且不暇給然賓客觴咏之樂亦不廢郡
人先懲開禧事多聚保沙上公携百口奉太安人居官淮民復業日衆醪酒之
利倍增減官私屋賃直十之三徙瘞戰骨三十七害於高阜軍民感奮轉朝散
即虜入盱眙游騎出沒天長六合間公乘小車尉拊令民勿清野帥司移文報
揚州已乘陴公方就寢鼻息如雷通判求檄携家渡江公劾其搯眾客曰公以
死守是也如壽母何公曰吾母雖憊殊有昔人仗劍之風制帥尚書李公珏趨

揚州督師公夜乘小舟掀舞巨浪會于黃天蕩中秉炬劇談謂盱眙擁重兵閉
壁不出楊楚堅坐自保彼深入不足怪又言虜頓兵月餘過城不攻掠野無獲
方且夕出剽民牛豨豈復昔日之虜哉誠得尺寸柄號召諸將願身為士卒先
虜可一戰平也李公擊節曰君言差強人意將檄公督戰虜拔寨去矣山東始
內附公抗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英雄不可以弱勢填壓宜選有威望重臣
將精兵數萬開募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磨以歲月剪荆棘為沃野化盜賊
為耕農不特外包山東內固江北而兩河固在吾目中矣朝廷未皇也歸附人
李全新立功公遺以金盃戰袍舟載麥麴酒壺饌其衆節制司疑公撓權公又
論劾豪吏所親多諫止公正色答曰彼以勢此以理吾買草屨行矣既而謬甚
交起詔別與州郡後省駁奏公徙家沙上以為民望遣饋山東是謂侵官降三
秩免歸時公家固在城內未嘗徙也其後虜薄儀真守將洩水置寇退城全翼
城竟築山東河北建節制鎮撫大使皆如公言公先卜第城南至是奉母居烏
中堂作複閣扁以詩鑿田為壽湖中紫海石為山環植荷柳松菊間著茅亭木
棧徜徉其間若與世相忘者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叙承議郎寶救授朝奉郎祠
滿改建康府崇禧觀公氣稟素強初得疾覺大熱以蜜拌梨橘漿飲之繇是
胃弱惡食或勸迎醫旁郡公曰吾貧至此豈復有人復貨卧閣八旬神向不少
衰病革賦詩數章手執如意頽小史張武戾像屏間又輿入太安人卧內嗚咽

作複閣扁以詩境

境字彙

臘月二十有六日年四十六朝廷嗟惜轉朝奉大夫直

孫賢淑有志操素羸治公後事哀瘠不能起後半月卒太安人林氏公生母也
悼兒念婦閏五月又卒二子左鉞迪功郎德慶府司法參軍左繩文林郎昌化
軍司戶兼錄參孫一人左鉞等將以癸未十一月三日壬寅奉公及太安人安
人之喪合葬于侯山公自號紫帽山人又曰好菴菴處蓋紫帽之第三峰而以
好菴扁墓廬云公美姿容性疎豁豪爽幼及交辛稼軒陳同甫諸賢安公面素
不識公一見握手如舊晚開宣幕辟公參謀不就與李公璧吳公獵傳公伯成
尤善公才高事方橫潰衝決它人莫敢措手公談笑直前當之常慕王景畧劉
穆之李文饒為人及擯不用袖手怡然亦無鬱不平之意自改秩終其身不
乞年勞服色澹于榮利如此人視公若磊落宏放而公內行極飭事母盡孝粥
藥必親太安人苦風痺常自扶扶卧起默禱于天願減算十年益母壽事兄如
事父疏如遠族皆收卹貧不能喪奩嫁娶者傾橐助之素不喜治生貯金帛如
糞土出疆時流民環繞公以千萬盡散賜金與之尤好士所至從者如雲閑居
累年家無儋石而食客常滿門蒼頭廬兒多散而之它僅存侍妾數人後亦辭
去歲飢猶斥賣書畫煮糜施棺以惠流殍屬續葉安人粥冠珥乃克殮公有山
水癖好游羅浮一月忘歸既探禹穴觀黃河度桂嶺浮沅湘登衡嶽而涉洞庭

揚州督師公夜乘小舟掀舞巨浪會于黃天蕩中秉炬劇談謂盱眙擁重兵閉
壁不出楊楚堅坐自保彼深入不足怪又言虜頓兵月餘過城不攻掠野無獲
方且夕出剽民牛豨豈復昔日之虜哉誠得尺寸柄號召諸將願身為士卒先
虜可一戰平也李公擊節曰君言差強人意將檄公督戰虜拔寨去矣山東始
內附公抗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英雄不可以弱勢填壓宜選有威望重臣
將精兵數萬開莫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磨以歲月剪荆棘為沃野化盜賊
為耕農不特外包山東內固江北而西河固在吾目中矣朝廷未皇也歸附人
李全新立功公遺以金盃戰袍舟載麥麴酒壺饌其衆節制司疑公撓權公又
論劾豪吏所親多諫止公正色答曰彼以勢此以理吾買草屨行矣既而謬甚
交起詔別與州郡後省駁奏公徙家沙上以為民望遣饋山東是謂侵官降三
秩免歸時公家固在城內未嘗徙也其後虜薄儀真守將洩水置寇退城全翼
城竟築山東河北建節制鎮撫大使皆如公言公先卜第城南至是奉母居焉
中堂作複閣扁以詩鑿田為壽湖中紫海石為山環植荷柳松菊間著茅亭木
棧徜徉其間若與世相忘者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叙承議郎寶赦授朝奉郎祠
滿改建康府崇禧觀公氣稟素強初得疾覺大熱以蜜拌梨橘漿飲之繇是
胃弱惡食或勸迎醫旁郡公曰吾貧至此豈復有人復貨卧閣八旬神向不少
衰病革賦詩數章手執如意頽小史張武侯像屏間又輿入太安人卧內嗚咽

問起居以嘉定壬午臘月二十有六日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轉朝奉大夫直
寶謨閣致仕人知君相待公之厚而悲公之不及見也安人葉氏丞相正簡公
孫賢淑有志操素羸治公後事哀瘠不能起後半月卒太安人林氏公生母也
悼兒念婦閱五月又卒二子左鉞迪功郎德慶府司法參軍左繩文林郎昌化
軍司戶兼錄參孫一人左鉞等將以癸未十一月三日壬寅奉公及太安人安
人之喪合葬于侯山公自號紫帽山人又曰好菴葵處蓋紫帽之第三峰而以
好菴扁墓廬云公美姿容性踈豁豪爽幼及交辛稼軒陳同甫諸賢安公面素
不識公一見握手如舊晚開宣幕辟公參謀不就與李公璧吳公獵傳公伯成
尤善公才高事方橫潰衝決它人莫敢措手公談笑直前當之常慕王景畧劉
穆之李文饒為人及擯不用袖手怡然亦無鬱鬱不平之意自改秩終其身不
乞年勞服色澹于榮利如此人視公若磊落宏放而公內行極飭事母盡孝粥
藥必親太安人苦風痺常自扶挾卧起默禱于天願減算十年益母壽事兄如
事父疏如遠族皆收卹貧不能喪娶嫁娶者傾橐助之素不喜治生貯金帛如
糞土出疆時流民環繞公以千萬畫散賜金與之尤好士所至從者如雲閑居
累年家無儋石而食客常滿門蒼頭廬兒多散而之它僅存侍妾數人後亦辭
去歲飢猶斥賣書畫煮糜施棺以惠流殍屬縉葉安人粥冠珥乃克殮公有山
水癖好游羅浮一月忘歸既探禹穴觀黃河度桂嶺浮沅湘登衡嶽而涉洞庭

彭蠡矣由淮東歸度暑廬阜與黃寺丞榘李司直燾縱游南北兩山豪墨淋漓
天下有山水處鑿刻殆徧道泉與真公德秀留公元剛登九日山距城二十里
西淙瀑泉千丈蜚落雲杪公見之大喜曰此登減雁蕩開先而千百年無人知
者即募壯夫平險通道絕巔銀河觀下為玉虹亭曰吾老于此矣匹馬一童興
至即往一月中率半宿瀑上公貫穿羣書為文未嘗起草初若不入思細視皆
平夷妥帖無斧鑿痕嘗從山陰陸公游問詩陸公為大書詩境二字龍泉葉公
適斬許可晚有文星直莆中之句蓋為公發也陳郎中孔碩見公近作曰漸趨
平淡矣平澹詩之極致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有南海百詠南冠萃藁南轅拾藁
曲詠嘯詠九疑漫編桂林丙三集擊缶編好菴游戲集皆板行出嶺後詩文三
卷壽湖藁一卷通問語錄三卷藏于家克莊少小親公晚受公薦公退居克莊
亦奉祠日相從于荒原斷澗之濱歸自嶺外公已危瘳尚搢衣起坐相勞苦因
泣下數行訣曰以後事累子葬有日左鉞請狀公之行克莊曰公門生故吏多
宜擇所付辭既不獲念公被選使虜先君為樞屬實預其議准東事項游江淮
幕府日擊廣右事聞之桂州父老故詳著之以俟君子為謹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行狀

此豈減天台雁蕩哉

開先以來千百年無人知者語南府儀同三司傅公行狀

祖察

故朝散郎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制累贈太師謚忠肅 妣齊

國夫人趙氏 考自得故朝奉大夫直秘閣累贈太傅 妣秦國

夫人李氏

公諱伯成字景初其先自大名徙鄆高伯祖獻簡公再徙孟之濟源至忠肅公
死節宣和中原離隔傳氏流寓泉之晉江家焉公幼凝重不妄嬉笑方秦丞相
擅國太傅與客擁爐語及時事公忽指爐灰曰是非嘗炎者耶客皆驚異年
十二秦國疾革然臂祈哀居喪推毀齊國柩而教之公發憤自厲與兄樞密同
卧起看書至夜半未休齊國嘗扣憲語之曰宿火于某所有煨芋或餅餌在焉
太傅守莆參政龔公茂良年尚少太傅命諸子從游既而龔公仕于泉每訪公
兄弟蕭寺視其寢處憮然曰人不堪其憂及觀其文則又欣然曰咄：逼人矣
尤為鄉先生寺丞黃公某所稱隆興初元與樞密連名擢第調福州連江尉試
中教官教授明州以年未壯不欲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林魁
多士登朝著居館閣者相望也秩滿入都梁丞相謂公曰君盍為祭酒屬遠某

彭蠡矣由淮東歸度暑廬阜與黃寺丞幹李司直燭縱游南北兩山豪墨淋漓
天下有山水處鐫刻殆徧道泉與真公德秀留公元剛登九日山距城二十里
西淙瀑泉千丈蜚落雲杪公見之大喜曰此登減雁蕩開先而千百年無人知
者即募壯夫平險通道絕巔銀河觀下為玉虹亭曰吾老于此矣匹馬一童興
至即往一月中率半宿瀑上公貫穿羣書為文未嘗起草初若不入思細視皆
平夷妥帖無斧鑿痕嘗從山陰陸公游問詩陸公為大書詩境二字龍泉葉公
適新許可晚有文星直甫中之句蓋為公發也陳郎中孔碩見公近作曰漸趨
平淡矣平澹詩之極致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有南海百詠南冠萃藁南轅拾藁
曲詠嘯詠九疑漫編桂林丙三集擊缶編好菴游戲集皆板行出嶺後詩文三
卷壽湖藁一卷通問語錄三卷藏于家克莊少小親公晚受公薦公退居克莊
亦奉祠日相從于荒原斷澗之濱歸自嶺外公已危惙尚搢衣起坐相勞苦因
泣下數行訣曰以後事累子葬有日左鉞請狀公之行克莊曰公門生故吏多
宜擇所付辭既不獲念公被選使虜先君為樞屬實預其議淮東事頃游江淮
幕府目擊廣右事聞之桂州父老故詳著之以俟君子焉謹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行狀

有宋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傅公行狀

曾祖裕之故朝議大夫贈太子太保 妣廬陵郡夫人錢氏 祖察

故朝散郎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制累贈太師謚忠肅 妣齊

國夫人趙氏 考自得故朝奉大夫直秘閣累贈太傅 妣秦國

夫人李氏

公諱伯成字景初其先自大名徙鄆高伯祖獻簡公再徙孟之濟源至忠肅公
死節宣和中原離隔傅氏流寓泉之晉江家焉公幼凝重不妄嬉笑方秦丞相
擅國太傅與客擁爐語及時事公忽指爐灰曰是非嘗炎者耶客皆驚異年
十二秦國疾革然臂祈哀居喪推毀齊國拊而教之公發憤自厲與兄樞密同
卧起看書至夜半未休齊國嘗扣憲語之曰宿火于某所有煨芋或餅餌在焉
太傅守莆參政龔公茂良年尚少太傅命諸子從游既而龔公仕于泉每訪公
兄弟蕭寺視其寢處憮然曰人不堪其憂及觀其文則又欣然曰咄逼人矣
尤為鄉先生寺丞黃公某所稱隆興初元與樞密連名擢第調福州連江尉試
中教官教授明州以年未壯不欲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林魁
多士登朝著居館閣者相望也秩滿入都梁丞相謂公曰君盍為祭酒屬適某

拘紳樵聞史太師欲薦君此可以進擬矣公遜謝乞教授南外宗學首以語孟中庸大學次以它經子史立為次序俾士誦習其尤秀異者別創大雅齋居之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閩清縣丁太傅憂服闋改連江縣東湖聚九谿之水溉田餘二千頃歲久堤壞公即下流南港伐石為新堤三百尺迄今蒙其利罷海錯之饋禁官買之價以身為準寓公宗姓莫敢異者連帥監司相繼上公治行有旨赴堂審尋令待院轄闕於是名在公上者十餘人留丞相將越次出命公固辭踰年始主管官告院建言遠方陳乞磨勘為吏選留中間歲月棄不可用被受少緩或妨奏薦請以馬遞法計計書于告背俾為被受月日士大夫便之至今除司農寺簿兩拜疏請光宗過重華宮除將作監丞韓侂胄擠趙丞相去國呂祖儉以上書貶黨論漸起公諫寧宗曰陛下踐祚之初忠謹者未獲狂妄者或譴小大之臣震惕恐懼臣願兼聰遠覽毋使下竊直諫之名上有罪言之謗又奏淳熙之末並任兩相引用人材各有向背至于今日彼此相攻不極不已夫天下之勢猶操舟平則行偏則側前日之勢有所偏今日之勢有所激激而已甚臣恐前日之舟偏於左今日之舟復偏於右也前對日有折簡論公行進用矣真子奏篇少婉其辭公曰此言胡為至於我哉迄上前疏以親嫌改太守寺丞出知漳州治以律已愛民為本推朱文公遺意而遵行之始創惠民局以革襪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郡人磨崖甘

崇道旁以紀其惠二費一出於所却例卷知撫州未至除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事舊以義倉餼佐用度公曰此豈使者公帑耶一無所取梁興者故隸岳戾軍官至橫行逼刺死無子鄂州以戶絕法沒入之公為立後以其貲分給諸女軍中感悅辰守慕容繪倚韓侂胄姻援貪恣不法公將按治有洩其事者改成都路提點刑獄公事革容飢公既易節猶發廩委寓士董君道隆亟往贍賑民免流徙憲地寓于嘉定地接蠻夷虛恨却族在峨眉縣羊山大江之南並江省地尚多土丁耕種時遭剽掠而控扼之寨乃在江北不能援一日土丁追殺蠻之犯境者七人制司逮捕甚急公移書曰是為蠻報仇也制司就以誅公乃相要害創寨柵三所以護江南耕者蠻不復為患雅州不以時支軍士糧幾為變公攝漕事發本司錢撥鄰郡俸支散且戮為首人然後劾其守臣因考見郡計匱乏之因為請于朝焉台對言國家中興僅有天下之半而養兵數十萬民力弊矣山東西將相所出之地皆非我有人才不如昔矣謂宜勤而撫之養而用之以備緩急而收養之吏聚斂干進貪黷營私者有以傷陛下之民力議論之臣好惡不公是非不明者有以壞陛下之人才臣願選擇良吏以培固根本擢用端人以保全士類又言蜀自行錢引貫取頭錢三十紹興初增至三十八今增至六十四矣莫若減損其數或謂所贏二百萬贍軍之費出焉非可遽減臣嘗會一界兌引二千三百餘萬實收頭錢一百五十三萬銷折不至者又六七萬

今若減半再歲一充總所歲折總三十四萬若總計之臣能節浮費歲認若干朝廷給度牒以補若干則當允之年引價不至甚低矣上嘉納除工部即時權臣將開邊語尚秘密公輪對首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外而望之舟若堅好歲月既久罅漏寢多苟安朝夕猶懼覆敗乃欲徵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行都大火延及相府同舍即相率唁相君有以為偶然者公正色曰天意如此官師相與規警之時也乃以為偶然耶貪相色動詔求直言公陳三事一曰失民心災災之餘商賈已困官市民物乃不與直前尹曰姑俟有餘後尹曰非我所市版曹所當給者亦復展轉歲月非禦人于國門而奪其貨乎二曰墮軍政方今諸將非由才進例以賄取臣在蜀道則聞閩外之軍以培剋而幾變道建康則聞御前屯駐之兵以培剋而多死何以責士卒用命乎三曰啓邊釁分命重臣大發錢粟人情洵臣固知朝廷無輕舉之議然恐邊功者有包藏之心持才者起迎合之意陛下與大臣不察而聽之則天下岌乎殆矣于時應詔者鮮從臣亦未有請對者公極言朝廷無骨鯁之老班列習婣媯之俗一時從臣咸愧其言除右司郎官初公受李文簡公燾之薦與其從子恭政壁游素厚李方直舍人院公謂李邊事至重外傳將出元樞宣威江淮有諸李曰有之公曰用兵之法當審彼已內治不立何暇外圖若預此謀非獨一身一家利害舍人宜深思所以為家國計者李感悟既而元樞不果行兵議亦

暫止一日貪相為僧緘訟牒求擬判公堂白其不可獲師且方承密旨公屢却其私請貴近皆不悅除司農卿湖廣提領始至密院咨目具宣上旨以曹徐盜發虜境騷動令預為備襄鄂戎帥往遣忠義人出境奪戰馮殺吏民公為廟堂言探報未必皆然為天下者惟信與義大義苟未能伸莫若守信待時今兵財俱困而安動以疑敵其實憂之有刑餘董達者聚黨跳河為虜嚴遂公抗言國家既未能滅虜不宜輕敗盟約盜由我境彼則有詞乞戒將帥毋生事繼與江陵帥侍郎劉公甲聯名論之不報復為長書反覆諫止而鄧友龍以動搖國是劾公罷矣後籍權臣家公書尚存權臣題異議二字於其首起家除浙東提點刑獄公事越多富賈賄交權要公犯法前帥嘗發一盞商之姦遂除邊郡公既攝帥不為動遂竟其獄時調兵戍邊所至剽奪餘姚令至闔戶不敢出公行部適至捕黥其倡亂者餘批驛券遣之自是往來帖然文鑑手授募幕府誤淫其手背其徒譁譟公呼官吏詰責此吏下曰黥汝以謝譁者少止猶以誤淫為言公笑謂曰當改為方勝取勝之義皆欣然列拜于庭朝廷方憂海道命公與制閩協力備禦公條上便宜數事除直龍圖閣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先是團聚民兵以教海舟無巨細皆拘集戶然一燈以戒夜公曰此徒煩何益散民兵還保伍縱海舟之不及丈尺者罷然燈民情大悅謀告虜抽鄧友兵至賓州與高麗相犄角堂帖令遣間探公言鄧州近襄陽賓州在黃龍府東北相去遼

絕必虜揚此虛聲欲使襄陽弛備况高麗隔巨海萬里之外虛實難知但當謹固封守或言權臣有異圖公曰彼首與兵端兵敗方謀身不暇安有此同官有請繕壁壘寓公有乞統民兵當要害者公一鎮之以靜後果如所料嘉定別元召對一論前日失于戰今日失于和小使雖返邀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矣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為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為戰守之備二論權臣之初畏人議已意所欲為天下雖知其非而舉朝莫不以為是及其久也是非顛倒而不自知竟以此敗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以前事為師以至公為心則是非明而利害審矣三論本朝治效之盛莫絕前古非獨帝道之隆亦有內助焉惟是彤史既廢罕有紀述乞命儒學之臣於本傳之外博采文書所載先后懿美以為后範上為首官除太府卿充殿試詳定官尋除權戶部侍郎貪相貶曲江詔沒其貲有司併錄其行橐公聞之曰已甚矣請給還之版曹比較之法率用新錢填舊欠歲額既紊殿最非實又經總制錢額有重輕催有難易建越郵常負殿台秀常居寬乞會諸郡實發之額紐計分數增虧而行賞罰焉朝廷從之四川總領所乞以金銀收回九十界錢引六百萬仍令起赴封樁庫公言蜀自兵興財竭宜樁留以備緩急經進故事引夏戾勝燕見宣帝乞用儒臣出入禁中應對顧問初公自郵召郵人或來見曰諫坡之命將出矣公曰昔聞之梁丞相臺諫若

與廟堂異議則天下事無一可為若使其居言路事求其是固不敢立異倘欲如近世言官穿鼻之為者某有去爾異其以此語達廟堂而其人果達也除左諫議大夫公謂諫官以拾遺補過為職今彈摘細碎官失其守莫此為甚首論更化昔年前獎皆在此猶大病方瘳所以致病者不能盡去它證或生莫之能療矣又言禁中賜予間或過差儉于身而侈于人與不儉一也願愛惜內帑以佐邊用史丞相彌遠初拜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倪尚書思方帥閩以為不當用乞貼麻御史劾倪公罷之公因對及其事上曰倪思過當者再公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勿以思為戒高似孫嘗獻侂胄九詩皆有錫字公論其有無君之心丁常任以嘗諫用兵牽復公言常任始結曾覿後結蘓師旦前日之議非真知兵之不可用受教于師且爾李泰政謫居撫州公言侂胄之誅譬與有力不肅近功乃追前罪它日負譽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公之未為諫官也嘗言方史公謀韓若事不遂其家先破韓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叶和共濟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錢丞相象祖安危大事當以死爭小差除何必乘異及拜大坡朝士有善公者來曰宜先搖左揆之容公答以不敢章公良能為中司以二相不咸有所左右公不樂其如此益堅壁或致右揆之意云旦夕際執政矣公歎曰吾豈傾人以為利且可以官職餌者哉遂力論朋黨之弊曰此以此為善類孰肯

甘于姦黨彼以彼為君子孰肯安于小人今在朝之士與四方宣力之臣其進用固非一轍臣願陛下公聽並觀不以某人所薦為賢某人所引為不肖畧所從于既往責實效于方來可也又乞催脩后範黃侍即度出知福州上疏留之闈人吳回坐與侂胄分盜壽慈宮寶物貶資產入安邊所俄有旨給還其孫俊卿公爭曰漢斥石顯實并妻子徙歸故鄉俊卿罪人子孫不宜侍禁中資產宜勿復給疏入改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邊民之流徙者軍伍之逃亡者賑卹區畫各得其所錢楮中半之令既行復令以三七分支遣公曰它費猶可知兵何乞以一色見鏹給諸軍又請綱運全解會子至今行之蔡聘君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公雪其寃于朝贈以初品官陞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飢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司欲移焦山防江軍于圖山石碑公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居焦圖之中不若以兩寨之兵迭戍焉制司不能奪圖山寨兵素與海盜為地公廉知姓名會即都試捕而鞠之無一逸去者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提刑劉公燠護客至即密語公曰待制趙公希澤薦公於東宮矣公曩在連江趙公為郡戶掾雅敬公既別不相聞者數十年至是莫知所以相薦者因慨然曰吾平生出處有本末今老矣越明年當致其事何以薦為哉請祠至再三進煥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嘉定四年也八年召赴行在再辭不獲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

萬壽宮十年告老不獲提舉鴻慶宮十二年復請老進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今上御極陞真學士落致仕予祠錫帶公因辭免力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曰陛下思大舜事親之心常若于不及惟帝堯睦族之仁益求其未盡天下將靡然從之豈待加惠一二耄耄之臣而後知勸哉疏累上最後獨拜進職之命詔進一官允所請寶慶改元御筆傳某楊簡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召赴行在令所在州軍以禮津遣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盛然語所親曰慶元初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吾而不言誰當言者遂封上曰陛下此詔內外大小之臣有所見聞極陳無隱且命之曰言或過直毋悼後害臣欲條世務少俾萬一而毫及智昏莫知所言忽聞小臣有以上疏削籍投荒者詔墨方新遽反初意孰不驚駭夫論事而加之竄逐求言而繼以威怒傳播天下豈能人；知所言事但以謂應詔上封之故轉相告語藉口結舌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又廉恥道喪風俗益偷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卹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事未幾而斥之明日某人言事未幾而又斥之甚則如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以至戚里諸貴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

今上疏者么麼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垂之史冊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効其謦言不報累辭新命至二年六月除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公年雖高傲食起居皆無異獨耳聽差重爾每稱人之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姦人誤國小人害君子詞色俱厲不少假借聞朝廷行一善事則喜悅寢食有味或不如意則憂憤默坐竟日達旦卒以此致疾屬纊索紙筆自草遺表始述遭遇末陳時事略曰在廷鮮骨鯁之士持論之重厚之人雷霆多震驚之威雨露少霑濡之澤欣動惻怛之意未孚于中外安靖和平之福未集于家邦遂使退者雖佚而多憂苟容者貪榮而競薦為此不已究將若何伏願陛下深思王業之至艱不以天位而為樂獨觀萬化博謀羣臣上言者明辨其是非獻計者先審其趨向退諛旌直進善斥姦淑慝彰而人知勸懲上下孚而事無壅蔽必羣心之聳動隨上意以作興內治既修外虞可弭臣形神久瘁藥石罔功將即夜臺猶慕尸諫草畢亟命繕寫時答詔下盥櫛更衣將力疾祗拜因發免積遺表既衣朝服覺瞑眩不支就寢猶口授別親舊書藁遂不知八月十二日也年八十四詔依前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傅氏自獻簡以論諫顯忠肅以節義著太傅以高才稱公嚴忠孝之嫡傳備家庭之全美而又受學於朱文公常以君親為重利祿為輕策名三十年

始登朝列富貴在前未嘗少貶以求合為都司提餉以沮邊議去為諫議又以忤貴近去自嘉定辛未至寶慶丙戌杜門却掃者十有五年晚被聘台正張尚孔光顧惜子孫不敢斥言王氏之日也公方歷疏時宰獎政極論綱常倫紀毅然以不貲之軀犯不測之禍欲以救遷客炎荒之厄非獨不為身計亦不為子孫計矣至于遺表詞氣慷慨神明不亂豈非弘毅忠壯鞠躬盡力而死生禍福之變皆不以入其心歟公有至性言及先大夫輒流涕太傅贈官台司公捧告墓下號慟幾絕歲時薦享如臨其上筋力既衰拜跪猶自力奏薦先從子後諸孫族有零丁孤苦者皆收字而經紀之常謂世俗多厚妻黨若父族知親睦者尚一二至母族則不復顧矣故公于趙李二家恩意彌篤平生廉儉歷官五紀始營數椽于祖居之右自為上梁文曰田里交驩尺地倍買鄰之費子孫可守一椽皆賦祿之餘人以為寶錄小圃植竹千箇雜以花卉扁曰竹隱池可泛舟堂可讀書幅巾筇杖與鄰曲親舊商羊其間晏如也公博極羣書為文師外大父雲龕李公溫潤條毫晚筆尤健有文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手記朝家故實前輩事迹曰菴志若干卷藏于家所薦多知名士朝廷或未拔擢有屢薦而不已者娶某國夫人某國夫人皆王氏禮部尚書大寶之女子男三人某：官次某故某官次某：官女二人知潯州王彥廣故通判紹興府連三益其壻也孫男六人某：孫女三人某官某官其壻也某年月日諸孤葬公于南安縣金雞

御崇順里蘓嶺原門人陳宓已誌其壙某復據其言行之大者以告太史氏謹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後村居士集卷第五十

行狀

宋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真公行狀

曾祖齊贈太子少保 妣陳氏咸寧郡夫人

祖京贈太子少傅 妣周氏贈始興郡夫人

父嵩贈太子少師 妣吳氏贈縉雲郡夫人

公諱德秀字希元浦城縣遷陽鎮人四歲受書立成誦入小學夜歸嘗寢書枕旁燈膏所熏帳皆墨色羣兒休沐公并取其書卷兼熟之矣宮師薨吳夫人力貧躬織維持家公得一意于學弱冠再貢于鄉擢慶元己未乙科調南劍州判官致：職業不以高第勝流自居中開禧乙丑博學宏詞科闕帥蕭尚書達羅

致幕下陳相自強家盛暑訟人索餼金公判其贖曰丞相方憂邊思職顧屑：

及此乎時金華李公誠之莆田陳公宓皆仕于福唐公與游甚懽喻歲以太學

正名嘉定改元遷博士為禮部點檢試卷官樓公鑰倪公思方典舉獨異待公

樓公畫告以文獻之傳且許其致遠倪公為言立朝行已本末甚詳公終身佩

服烏輪對言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不可示人以易窺增幣函首虜將鬪我又

言慶元以來柄臣顛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

夫志于利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為責直以清矯自好為不情流弊之極至

于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台試學士院

奏篇言古今之變非兵財之足慮而國勢人心之可憂宜防近習用事杜小人

復進以維持國勢極准民流徙以係屬人心除秘書省正字為御試編排官兼

玉牒檢討官遷校書郎輪對言暴風雷雨雹熒感蝗蝻之異因條上四說漢初元

延光間暴風翼奉以為左右邪臣史臣以為親諛曲直不分之驗今名雖好忠

實則喜佞災異所緣而起也陰氣之精凝而為雹劉向以為陰脅陽孔彥季以

為陰乘陽之應令一二詔旨或從中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熒惑南方為禮為

視禮虧視失則罰見意者事幾未盡察邪正未盡知乎春秋威公五年螽漢光

和元年蝗說者以為貪虐取民蔡邕以為貪苛所致意者賊吏尚多苞苴未戢

乎兼沂王府教授每因誦說迪以正理兼學士院權直遷秘書郎輪對言近畿

後村居士集卷第五十

州縣水災以類求之內而女謁近習外而夷狄盜賊陰盛陽微之證更化未幾
俊賢者艾引去相踵善良之士寢不自安寇讎未張不早撲滅及其披猖乃草
薙而禽獮之世豈有斃千萬人于干戈而天不為之變者惟開公道窒旁蹊以
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挫羣盜方張之銳又言天下有不可泯沒
之理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昔雖甚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行于天下不
能使公議不存于人心侂胄用事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世大謬何者
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佐之天助
之遷著作佐即始公登朝同進有相甚者每諍公以諂時相獲驟遷公恬然無
競其人後為時相所厭持除公言職使逐去之公力辭不就劉尚書燦聞而歎
伏曰不過遲作從官十年爾兼禮部郎官輪對言星變修德行政者本也禱禳
祈請者末也問者內廷屢歲醮事舉未遺本未足格天又言金虜有必亡之勢
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則憂不在敵而在我
設或外夷得志邀我夾攻豪傑四起奉我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
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
易事議者多謂夷狄之衰乃中國之利抑不思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
拔氏河南之警及為蕭梁之害何耶時余公嶸奉使至涿州以燕城被圍約回
始使金人有鞴鞞之擾除軍器少監陞權直學士院輪對言雷雨損動太廟鴟

吻而避朝損膳僅舉故事然猶歷決旬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以此動人猶且
不可況于天乎除起居舍人戚畹進封王爵公適當制廟堂諭意令及去凶之
事公不從而以建儲為中宮功故均慶后族且有置為異渥賈掩前聞之語既
告廷復草奏曰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溢盈未有能終
興亦云富貴有極人當知止二人之言外族所當鑒也許侍郎奕時兼瑣闥遂
援賈掩前聞一語以為詞臣之筆如此是本朝前此所無也許公竟以此去戚
畹以公名重屢對客願一識面公正色拒之直前奏事言自頃傅伯成以諫官
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卻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人之常情易
媮難免彼見數人者非能大有矯拂已皆不容故寧默以自全不肖說以
賈禍侍從之臣未聞有以已見求對者集議則閣筆相視不措一詞噤嘿如此
豈國之福又言陛下延納羣臣有禮然咨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寥無幾臣
願祈朝賜對時出聖訓又言古者大事謀及庶人而楮幣益鈔更張獨決于廟
謨又言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絀明主所當法也當時宰相裴垵
尤獎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垵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致獻納
者休復大慙大臣所當法也又言新楮初行雖有違令估籍之文然當籍者必
聞於朝以俟報可毋得專行今州縣奉行過當有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
有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資至于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以產高下配民

藏楮皆出于朝廷約束之外臣閩人也所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田僅百畝安有餘貲可以市券往；鬻田宅以應令凡若此類宜悉蠲罷兼太常少卿直前奏事言北虜垂亡此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為心劉向有言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臣謂不然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眾而戒未必不安今歲以來二月飛雪六月積陰地震水涌妖星隕流而况重以震霆之異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下詔求言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于春孟而求言之詔未盼宜思所以通下情召和氣者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切慮或者患國勢未強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戕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之論言守閫；之家法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唐制非叛逆不籍其家今閭巷細民小有註誤輒沒其貲羣情驚；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而斃強者至欲割忍守臣以自快宜思所以收人心解天意者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安富卹貧王者之政而郡縣往往疾視富民多方破壞不盡不止有餘之家窘于科斂推于告訐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賒貸路窮貧民益困願霽然下詔戒飭有司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

藝祖立奏案之法以革藩戾之專殺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于民率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仁恕同符祖宗臣所欲將順者三一自今非重辟毋輕下大理二寺官宜參用儒者三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宜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追命居住既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玩令間或舉行舉刺之官或垂審謹按劾來上未盡至公願詔有司博參物論滌滌其可貸者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又言蜀居上流為東南之首宜預蓄人材以備緩急時相當國既久言路徧置私人者舊盡去都司胡薛之徒始用事鈔法楮令既行告訐繁興吏民坐新書抵罪者衆公首上是奏直聲動朝野立蠲數月數犯顏造都天下想聞其風采故老袁公燮柴公中行及庶僚之敢言者數人稍；和之時相始不樂都司尤切齒然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士大夫停廢遷徙者亦稍；牽復公發之也時相患公與左史李公臺數論事於是二公俱出疆公為金國賀登位使從臣中有以公親老留行者不聽至盱眙留兩月凡兩淮山川險易士卒勇怯守將賢守邊民疾苦皆覽觀諷諭識之於冊慨然有為國經理之志嘗謂苟得自見平地可使為至險曠土可使為良田弱卒可使為精兵惜不及用也虜移文止賀使還朝入對言邊事有深慮者二亟當為者二欲移沿江利屯於兩淮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繕城池樓櫓大修墾田之政



原件短缺

又言金鞵相持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吾俱因聞知宜飭邊臣捐金募間時朝
論方事苟安謂公張皇乞補外不允直前奏事言女真徙汴我憂方深自立之
策無出于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而已今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意見
小異已成柵鑿議論小激日以譎張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
能至于正色折姦萌立談斷大事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
朝為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南渡駐蹕何異越樓會稽而秦檜乃以議和粉飾
太平士大夫羨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
為上通于天而不可贖也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宜罷不急之營繕畧常程之
細務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熙寧議地
界建炎議防秋或訪舊弼或令侍從臺諫各上利害今虜徙而南宜詔有位皆
得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為定論國之元氣在于人心宜選循吏革虐政以收
百姓之心拔用荆淮嘗立功之人以收豪傑之心已募復散之卒擇其健者分
配戎行以收忠義之心蠲科調以收邊氓之心推恩信以收中原遺黎之心所
謂自立之本也昔李綱建議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為家計孔明駐漢中陸遜
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願于近臣中擇二人於荆淮建立幕府如吳蜀
任二臣故事所謂自立之具也又言虜必要歲幣臣竊以為不可與上曰不當
與未幾對境果來索從臣劉燾李珣皆主不與上曰真某之論亦然時相方以

爵祿籠天下士至有聲望舊人折節營進反為所薄公慨然謂劉公燾曰吾徒
須汲：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即時相曰禁涂在邇胡
為去也公答曰老親生長田間但知太守之樂不知從官之榮除秘閣修撰江
東轉運副使時山東亂離朝廷猶與女真通聘而士大夫多言五福在吳公朝
辭論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
不可忽金陵旱蝗留守遣臥病公乞蠲閣二稅大講荒政約常平使者李公道
傳共議李公至自池陽合詞乞分所部九郡委三司公自領太平廣德李公宣
池徽譙提刑令憲南康饒信而建康以屬帥會留守致摠餉攝事公力從史之
於是建康奉行如列城分畫既定通選一路僚屬籍人戶為五等甲乙出米丙
自食丁糶而戊濟之朝廷捐米數十萬石守令以使者切於為民躬履阡陌家
至戶到父老歎息以為劉樞密荒政之後所未見也公素與李公志同道合謂
譙卿可與為善雖南康三郡區畫精密不逮然所及亦不少惟金陵甫講行新
留守至竟不發粟而總餉自賑城中戶口烏時廣德早最甚公再至其郡請以
撥到百萬倉米萬石抹一郡之民且易糶為濟未報公與守臣魏覲議以便宜
發廩委教官林庠賑給而別疏待罪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公指道傍叢塚
泣謝曰此皆嘉定辛未餓死者微公我輩相隨入此矣黃池民旅訟鎮官史彌
迥倚勢不法公令尋醫而去當涂郡更創大斛廢司農斛斗不用公索而毀之

新徽守林琰為臺諫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公而勘之忠恕罷代以陳廣壽公言宣民遭前守之虐自李道傳承攝方有生意今忠恕甫去廣壽實來所謂逐虎逢狼也廣壽之命遂寢公雖不容于朝猶以忠實懇切為時相所重雖積忤未至疏斥惟都司數人目為迂儒試以事必敗及至江東益有民譽小人無所售其喙遂有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優之語時相不能無惑自此申請遂落矣魏峴始與公共發廩俄為都司所嫉劾罷林庠以撼公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官觀庠幹官都司怒無所洩徑從省中奏罷徽守詹阜民以撼李公道傳而李召還矣江東二年凡下車例冊及臺閫戎司之餽以至太夫人誕日諸司所奉壽禮皆不入私橐專儲之以助賑施公雖在外援歐陽修自禁林出漕河北上疏論兵故事附奏言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今天下之勢無以異于政宣之時臣嘗論政宣致禍其失有十京黼蠱上心一也貫休壞軍政二也簡忽天變三也以言為諱論水災者貶謫諫花石者屏斥四也老成鴻碩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五也臺省館殿非以奴事奄尹即翼輔權臣之人六也邊臣掩覆寇至不知七也改鹽鈔法科免夫錢八也閣腐董師九也狗女真之欲召侮取輕十也陛下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又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惟長筭遂有三誤厚既播越猶使吾宋臣子拜犬羊于祖宗殿廷

之下一也歲幣不道是矣然不正其詞而謗曰漕渠乾涸二也上流制閘榜拒流民來者勦殺西州總戎程彥暉一家于黑谷山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澌索然矣誤于前者不可悔應于後者猶可為願朝廷無再誤而已昔孫氏典午氏皆能以江表自立國家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吳晉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則又恬然矣國家平時尊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大懼也時議以西掖台還都司尤忌公者密洩其語以相鉤致公曰某雖不肖決不由匪人以進乃上此奏除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郡以番舶為命然商人畏重征苦官吏和買至者絕少公鑄稅額戒官吏毋得買一物雖諸臺委倅屬市物必申州始得奉行是年舶至者十有八明年二十有四又明年三十有六征稅之入遂及紹熙舊額秋苗令民執槩兩造示姓名使自詣然惟王公十朋與公能行之海賊王子清趙即以十八艘橫行巨浸劫晉江縣圓頭灣距州僅百餘里公調左翼軍逐捕撥發官王大壽力戰無援與隊將秦淮等六人死之公為文以祭且請贈典于朝出宿中和堂討賊彌厲或言沿江諸港澳民兵可用而同安管下烈嶼其尤也公議選官勸諭寓客實護儲公用自請行得民兵四百舟三十二與官軍犄角併授之薄戾處厚曰官民一體有功並論逐賊至漳浦境內沙洵洋敗之獲大舟四賊首六趙即者在焉子清逸去誅羣

賊于教場設王大壽位令其子剖心以祭磔者三人殊死者二十餘人脅從者破械縱去趙即自稱直徽猷閣子游孫希卻也斃於獄子清尋為台州杜門巡檢所禽詔以賊平增一秩公委僚屬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創修沿海諸砦增屯諸砦水軍復水教定巡邏地分後皆可行左翼軍受守臣節制公所請也時相生日四方爭獻珍異公大書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十二字以餉且將以書曰丞相勤身輔政而中外之心未孚屈已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不能以自竭願因某之言考武戾之為勉其未至則功業日盛福祿日隆不報泉多家或席貴勢患苦閭里公嚴繩其僕而雅責其主皆媿之而不敢怨始至郡之先達有田訟聞公語自慙焚其契不復爭曾公從龍貽書寓里曰此人視宰執如小兒宜謹避之傳公伯成方退居公每詣之必移日虛心問政受其規戒傳公亦以世道期之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前政積寬稍矯以嚴尤留意軍政嘗謂夷狄外患盜賊內憂皆不可忽遂條五事可為十一郡長久之利一令屬城各倣豫章于禁軍內團結其強壯者別為營且乞推行之于八路二抽江州水軍人船十之三分屯興國之富池等處抽鄂州水軍十之三屯武昌縣三繕豫章城四總管鈐轄闕于統制中選差州鈐將副則取諸統領以下之知兵者五通廣益於贛南安以弭汀贛鹽子之害屬藁未上以吳夫人憂去官明年斬黃失守陞武昌縣為壽昌軍其後盜起南安延蔓三道竭國力討之

數年始平人乃伏公先見公嘗言所歷諸鎮惟江西惠利未有大及吾民若有遺恨蓋開府僅數月云公性篤孝吳夫人嘗疾病公祈天而愈醮謝之詞有曰願損臣筭以延母齡燼熏之燼未銷囊藥之功已應其除泉守也告詞以蔡忠惠公襄便親為比公至郡刻蔡公上壽儀于石歲時率家人奉觴為壽如其儀州民有母年百者為立壽母坊及執喪毀瘠柴立侍妾盡遣去給事左右惟老兵蒼頭飲量舊無筭自此終身飲不過濡口服闋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司再辭不允辭次對又不允赴鎮詔賜金帶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其僚以周元公胡文定公父子朱張二先生學術源流勉其士長沙自南渡初民自醞酒而稅于官其法簡便至劉公珙討柳寇增親兵始量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辛帥棄疾創飛虎一軍博求利源奏改為推酤給事中芮公輝持不可而寢至趙帥善恭又推馬曹公彥約修復舊法至安樞密丙又推馬公奏自彥約行稅法每歲淨息率不下八萬餘緡視昔之推無大相過而不和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十去其七而一定之息踵門而至何憚不為詔可其奏潭人歡呼舊例秋苗斛面外有所謂捧撮米者日增月益前帥定增為一斗既增而捧撮如故每三撮取七升公併革去之朝廷歲降度牒和糴州配之縣配之民率三四戶受一牒昂其價以市米每斛比市直僅四之三公乞免降度牒不許則遣人貨于都城而自任其折閱所糴纒十一會米貴遽止以它米補

其數明年奏請罷糶歲春夏郡民艱食竭公家之力振贍既而曰此淺惠耳郡
有折糶錢本正苗也後折錢佐郡用闕米則輸本色合正耗五萬餘石公別貯
之名惠民倉歲出糶俵張公詠成都之法什伍其民以相保受有麗于罪毀
券住糶保受同之因養寓教魏公了翁記焉又以樽節錢易穀于總所得八萬
石益以它穀為九萬五千石散于十二縣置社倉百所其歛散息耗之法一依
朱文公所立條約且上其事朝廷皆從之著為令又創慈幼倉立兩義所教諸
軍習射月再按試前帥以官錢付親兵回易又撥東西兩莊令軍中自佃公捐
其租息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孀者嫁若娶者給散有差定王臺據一郡最高
處向時元夕帥漕張飲其上諸營家揭一燈竿杪燦若萬星數夕乃止公榜罷
之置贍軍典庫知壽昌軍朱棠建請飛虎軍永成壽昌且欲併致其家口公力
爭之朝廷不能奪江華縣賊蕪師軍去州十里殺人巢穴接賀州公檄廣西共
討平之武岡守司馬遵不得軍情卒蔣宗等倡亂公劾去遵使食判葉莫攝郡
事授以方畧亂卒伏誅今上登極召赴行在未至除中書舍人兼侍讀改禮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辭免不允以寶慶初元正旦發長沙
過家乞郡不允給告一月六月辛丑入對上迎勞曰久聞卿名公奏三劄一修
子道正家道立君道畧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民生之柱石人
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商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

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
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
雲川之變非濟即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願
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即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
興滅繼絕在陛下耳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公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
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
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
難以為法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公奏此已往之咎臣所以言者欲陛下益進學
修德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即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
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簡求西帥
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呂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川之獄
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
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
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
無心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
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
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

裕不欲其迫，感曩者以訛言之藉，有譏呵之令，烏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流竄焉，殺僂焉，都城之民，搵手相戒，宜辭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于老成，政事之才，富于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子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于經，惺擢宓僑于言地，又奏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逾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公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以袁守趙葑夫對。御筆擢葑夫直秘閣，與監司差遣。公手劄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始公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訃，以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言，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公但唯唯泊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頰，益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上，移御清燕，公因進讀奏。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也。仰瞻楹楠，俯視階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又言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也。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眾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上曰：當察于微。公奏：惟學惟敬。

可存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維持此心。蓋理欲相為消長，篤志于學，則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游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上曰：朕在宮中，無他嗜好，止是觀書。又奏：古者終喪不處于內，宜防微謹，獨見先帝于羹墻，向者日侍慈明，今其見有時，宜益隆孝養。又奏：先帝視朝常在卯辰之間，臣侍螭陛二年，實所親見。陛下視朝差晚，上皆嘉納。讀寶訓睦親門至涪陵，公廷美卒，具陳其所以然。因奏：太宗于秦王矜憐憫惻，曲盡其至。陛下所當法。又誦太宗聖訓曰：同氣之親，不忍致于法。又曰：以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觀此則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上頷之。寧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公爭於朝曰：自漢文短喪，至我阜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以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也。迨紹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于易月之後，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朔望時節，朝臨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有詔從之。侂冑務反，慶元初，政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以會要諸書考之，羣臣禫除從吉，舊制也。後易以升祔，紹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冑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可乎？先帝臨御三十年，恩同天地，臣子號慟泣血，未見洩哀，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鞞，不以此文繡。此于羣臣何所損，朝儀何所妨？即詔行在執事官候大祥從吉，諸路依

已降行公既屢進艱言上虛心開納時相以其負人望有主眷屢誘休以禍福使附已公不為動乃與其黨謀逐公給舍王堅盛章繳駁濟即贈典且請追議其罪公始杜門求去殿中侍御史莫澤疏語稍見侵公自請絀責章三上不允竟以澤疏除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辭不允以諫議大夫朱端常疏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疏降三官先是右正言李知孝論公首倡邪說以其章鏤榜播告天下迨成大請加竄責上曰仲尼不為己甚時相雖怒不測公竟獲里居上保全之也初從臣惟魏公了翁庶僚惟洪考功咨夔胡評事夢昱與公議論畧同時相折簡言路曰禮待強辯不已洪魏和之胡尤無狀故論列交上胡貶象臺公與洪公皆逐而魏公亦有靖州之行矣公歸修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語孟之言為主首揚諸子附焉諸老先生之言為解經而發者附本章之注甲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記曰人君為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二十有二卷丙記曰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其書惟兵政一門先成丁記曰出處語默之道辭受取舍之宜凡二卷公自退居究心此書博覽精思手抄日數千言叢藁如山嘗謂門人曰人君為治一門告君之書也以范唐鑑為法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它日得達乙覽死無恨矣又曰吾兵政一門古無此書天下方多事所以汲之緝成之又取周程以來諸老先生之文摘其關於大體切于日用彙次成編名諸老先生集畧凡七十有八卷又

以後世文辭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集錄春秋內外傳止唐元和長慶之文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名文章正宗凡二十餘卷盜起汀邵勢蔓延數郡公雖閑居為倉漕二使者言陳倉部韓有文武才必辦此賊二使者言於朝其後蕩平閩寇本公謀起陳公之力也紹定辛卯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玉隆祠明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再辭不允迎者塞洛陽橋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公曉士民曰太守去此十四五年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入思再叨郡寄衰病本不能出念泉人相愛之深勉勉此來欲為此邦興利除害復還樂土之舊而已謂官僚曰某前帥長沙嘗以廉仁公勤勉同官今所當勉無出於此令屬邑各以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四條揭之座右海寇犯境遣左翼軍將官員旺破走之先是諸邑二稅或預借至六七年永春德化二邑又燬于寇公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亦立不可為或咎寬卹太驟公謂民困如此拯之當如解倒懸吾寧以一身代其苦不以此為悔也僚屬又鮮能任事無細大必躬親之每據案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啻養精神以當大任公謂郡計凋弊無力惠此民僅有政平訟理二事可勉苟有不加意即為不治之州矣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宗子僅三百餘人令漕司與本州均任其責朝廷歲給祠牒五十助為乾道又益三十為後屬籍日增漕司止按舊額餘不

復問祠牒亦不復給紹定末宗子至二千三百餘人每歲錢米本州自備十四萬餘緡而一司官屬與宗學養士尚不與焉公奉郡不可為矣雖有材健之守智力無所施不過預借重催或抑都保代輸或估籍無罪泉民憔悴為日已久惟朝廷哀憐詔歲給祠牒六十會故相死上始親政除顯謨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明日詔歲賜泉州祠牒增四十馬七宮宗子為佛事以祝聖壽公喜曰溫陵庶幾可為矣以端平初元正月赴鎮戒屬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毋通關節任胥吏州倉受輸解取糜費錢三百公減去六之五罷市令司母得以官價市物革閩縣里正督賦之害建福興泉四郡貴糴乞回糴百萬倉米十五萬碩賑糶不俟報先發福州常平米均糶下三州劍州常平米糶建州民未及飢食已沛然及上可其奏運吳粟補之海偷比歲從橫島嶼之民禦不自保公預于險易增兵船給糧械勵隅總厥後黜首相踵禽珍襄閩方與韓將攻滅蔡城遣吏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公憂之封上曰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而况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臣之所甚懼也新元以來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途方開善類吐氣倘能持以堅忍守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常公而無私臺諫有直而無枉則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致若乃釋樂成之業而異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

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願陛下審之重之毋使臣竊知言之名四月除權戶部尚書與廟堂書曰比者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為四十年來所未有然正直之士不無矯拂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如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可不懼哉昔趙中令有顯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今天下孰不知丞相用心其何嘗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言語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又何傷焉時諸賢已書收召公尚留外服上見羣臣屢問公安否而廟堂寄聲尤密公謝曰前帥半年而去郡計已費支吾若某又忽而而去此州益瘡痍矣士大夫行志奚分中外願假歲月俾得展盡力辭不允丞相復書曰聞公素發弘誓濟物願亟就道以副中外之望六月發三山邦人競為綵旗以送自譙門至舟次彌望數里不絕公歷一節四麾治以教化為先闢貢闈增學舍江東祠范忠宣公長沙新賈傅廟晉譙王祠溫陵祠宋文公及林公攢積公緘于學而絀其不當祠者三山迎聘耆儒月臨講席所至必搜訪人物天下士鮮不及門其所薦拔後為名公卿者不可勝數再辭新命不允九月己酉入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閩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於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必命陛下

為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
于召公然反覆召詰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
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是害敬其可不戒此
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
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
之然寔賄遺而賄進者尚存懲賊吏而賍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
郡邑括斂停邊閭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
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迄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
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材今舉世
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濶
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于
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
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閣息民之時也願以收斂靠實為主又
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鑿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鑿受責矣兢業戒
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于為國元祐中廩：向治惟羣賢自相矛
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推以前事為戒每奏上輒稱善公言士大夫狃于
舊習上曰往：革面而未革心公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公

巽謝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
忠誠別疏進大學衍義曰近世大儒朱熹所為章句或問備矣臣不佞思所以
羽翼是書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
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
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人情者致知格物之要也次之以
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
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每條之中首之以聖
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有發明之論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
附焉輒因召對以獻因奏權臣之時欺罔成習講筵官亦然臣記一日講官講
易輒為姦言臣深不平欲闢之又恐紛爭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
此必與之辨上愕然公奏陛下須做致知格物工夫於天下義理無不通曉則
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是時便欲纂集此書上裨聖學緣去國不果閑居八
年克成此書上喜甚曰此書便可進入衍義即乙記中人君為治一門以唐鑑
為法者上又問福建鹽法公奏此致寇之本也福鹽溯流至劍印又自印溯流
至汀既雜且貴所以汀人每私販廣鹽以其自潮梅來者頗近且潔白而廉故
也販者千百為羣皆挾兵械官不能禁名曰鹽子實與盜無異臣叨闈帥深欲
更張緣事屬漕司方與漕臣袁甫商推而臣與甫皆召還遂不及為公自三山

過家醜于仙游山青詞云既不敢矯激而近名亦不敢低徊而徇利惟厚集精誠庶幾於感悟而密陳忠益異見之施行奏篇既出或疑其激烈不及前時公笑曰吾老矣豈更效後生求聲名直須純意國事期于有濟耳然至于啓沃經惟彌縫廟論則外廷固有不及知者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再辭不允輒人遣王檝來通問公言不可恃此緩于修備十月乙亥進讀大學章句從公請也上曰自此望卿啓迪毋或有隱又問輒使來聞外議頗紛：公奏兵交使在其間今或欲却絕或欲拘留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遂和之意却不可信已卯進讀知至而后意誠章公奏非待知至方誠其意大學必以知為首者須了然見天下之理此為善此為惡此為正此為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願陛下自今對儒臣論經史與大臣議政事若省閱章奏之際聖意有所未安不妨反覆論難考究須見得義理分曉可否利害明白方是格物方能致知上大悅曰卿所進衍義便就今日進讀公念進本已入禁中而經筵無別本即以未辦為對俄有內侍捧進本第一第二帙而前上曰已在此矣公再拜謝時以比司馬公自讀通鑑云既展卷讀畢上問楮價日低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公奏物少則貴多則賤少減印造可也恐又有以嚴刑峻法為言者切不可用上欣然聽納王檝言其國欲和公謂和之一字易于溺人遠則宣和近則金虜皆殷監也檝離穹廬已久所得輒首之語在吾國未進兵之前我已進兵在

彼豈復更守前說自古未有受人之兵而不報者檝與劉溥鄒伸之諸人之語不無捏合惟其間有云韃相移刺楚材曾上平南之策與王檝議不合又云李實獻策韃酋勸其先謀犯蜀順流下窺江南凡此却似實語願朝廷於其語之涉虛者勿遽輕信於其語之近實者深念而亟圖之時邊臣尚欲深入公言是以前日之敗為未足而又求敗也又欲羈縻泗宿連海壽毫蔡息唐鄧諸郡公言新復之疆如的然可守尚恐虜由他道擣吾腹心雖能塊守數城無救於敗况未必可乎守又言淮西退師喪失最多蒙蔽不言宜早覈實填補甲申進讀明德新民二條因及顧諟二字古注謂常目在之朱熹深取其說陛下若知天無時不鑒觀人君雖欲一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又言陛下初懲賊吏戒苞苴一時悚動未幾又復玩弛未能作新士大夫何以新民韃使久留公進吳越故事以諷畧曰言辭之甘藏鋒刃于飴蜜也禮貌之卑設機穽於康莊也欽兵遠去鷲鳥將擊之形也委地不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上曰此說極是十一月癸卯進讀格物致知章言前日輕舉止見得理之一偏此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若一向退沮自安又墮一偏須知前日不合輕敵今亦不可畏敵論誠意章引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漢成帝臨朝若神其在宮中則湛于酒色委政外家惟陛下法文王而鑒成帝焉辛亥進讀念懷章引朱氏語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可也公曰不然聖人不能無喜怒哀樂但要因事而

發不可先有此橫在胸中若都無此四者則此心遂為無用之物釋老之學也
論衛莊公唐明皇事曰莊公誅賢能而昵嬖人明皇遠正后而昵艷妃卒召禍
亂願以二君為鑒上亦無忤色癸丑進讀修身在正其心章曰前玉音有槁木
死灰之問臣退思之心當如明鏡止水不當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
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如此若槁木不可生死灰不可
然是乃無用之物矣心者所以具眾理應萬事委之無用可乎論繼絕世公條
陳古今甚悉末因漢宣帝封昌邑王賀詔曰骨肉之恩析而不殊言雖有離析
而無可絕之道臣恐同姓近親豈無絕世而不祀者惟陛下訪問為置後焉已
未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壬戌進讀因言兵興之後三陲戍守方嚴當此大冬
隆烈之時窮閭委巷有飢凍切膚之慘極邊絕塞有風沙眯目之悲願擇良吏
賢將以拊綏之癸亥以已見求對言韃人讎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
則其為計愈工我方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豈不誤哉願自強以立國
毋自沮以畏敵又言王檄挾金使例冊自隨小使敢爾他日介使果至何以待
之又聞檄求金翠以媚其妻妾若從所請何異故相以侈服遺逆全之妻而與
其不叛也上笑曰此舉極未是又奏乞用藝祖孝宗閱武故事以作士氣及遴
東朝士通明詳練者數人分治邊事凡三邊山川險要將帥能否士卒衆寡糧
儲虛實各令討論廟堂擇而行焉因言先朝內帑專佐軍費近臺臣李鳴復即

官鄭寅各論此事乞行其言置局考覈為犒師之備十一月丁丑進讀畢乞御
宸翰諭邊臣飭備因言神宗留意邊事夜御燈火作書賜邊臣上曰高宗孝宗
亦如此公奏孝宗於民事亦然臣歷數郡皆有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或問
曾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孝宗一念止在生靈故勤：訪問願陛下
以為法辛卯進讀大學末章引董仲舒之言曰皇：求仁義大夫之意也皇：
求財利庶人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君子之事也負擔小人之事也
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故相彌遠是也位冠百司而鬻賣朝廷之官爵貴
極人臣而攘奪平民之貲產貪風扇于上汙俗成于下舉世之人皆趨于利平
居則欺君以自售張禹孔光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全華歆陳羣之附
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奪不廢如莽操之所為故大學於末章
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惟明主在上亟思有以返之又奏已見
論致壽之道五一無逸則壽二親賢則壽三以孝奉先則壽五有德則壽末言
仙經萬卷不如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時近天基節故
公有此疏二年元日太史占風有兵起之兆公言襄黃昇揚制閩粵際漸萌此
大可慮宜勉以庶藺李郭之事又言河北州郡非北兵北將不可守宜抽回南
兵厥後却徐諸郡失守唐鄧亦繼叛卒如公言丙辰進讀奏已見言風起乾位
月犯太白皆為兵象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夫毋不敬思無邪陛下筆之

宥坐者也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汨之雖玉音時發于口金書日接于目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嘗詔之百辟者也若禮之而所緝不及究容之而所陳不盡施雖夔龍之武日接于庭鳳皇之鳴日聞于耳非實也惟陛下本之心修之身推之于事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觀美者又乞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二三人省詳端平以來奏議掇其要語各從其類九閣于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閱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陛下與大臣擇馬上嘉獎又曰近觀卿所上致壽劄子可見愛君與張九齡同意又曰士大夫少任責者公曰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又問有稱職者否奏曰詞臣中惟臣衰退如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稱職又臺諫亦多稱職上曰卿真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煩卿典領文闈新宿弊收賢才公異謝又曰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扶書不可不革又曰致君澤民卿之素志俟典舉畢當大用卿欲退上留者三既歸得旨宣諭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金鏡事一軸賜卿公奏表謝已未差知禮部貢舉公先有劄子論文弊乞專以醇正質直取士其涉諛怪者黜之是歲場屋始嚴空疎不學者必望風而去扶書絕少公旦起必焚香禱天願得忠良平實之士豪傑俊異之才考校必合論策以觀器識其間有風切時賢者公批其卷云諸賢當為法受素向時知舉皆先立已見定高下去取惟公使參詳點檢各自伸其見然後徐、蔽以議論之公所取

多老成實學困於名場者折號同洪侍郎咨夔王殿院遂奏事乞于科舉之外訪求遺逸三月戊戌感疾謁告乙巳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經武要畧再辭免不允詔云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瘳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于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乞祠御筆再給一月己丑三乞祠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不允五月甲午疾亟乞謝事自中大夫轉一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是夕薨年五十八公氣體素疆然平日勤勞不能自逸非窮理著書即憂念世事晚守泉福劬悴甚觸暑趨召道中刊修義雖閉戶服藥舉筆流汗不以為疲禮闈考閱數覺頭旋初不經意出院賓客雲集新進士來謁人：與為禮得疾之日猶對客至暮二鼓後風眩忽作病中猶夢與鄭左司寅論楮幣既而小愈延講官徐君清叟至卧内令于上前求去上固留之且屢對大臣講讀官問公疾今何如憂見玉色丞相數遣人論上旨公感上眷遇故不敢決去每指心言曰天知此心無一點富貴之念屬疾兩月日常冠帶起坐易箚猶神爽不亂遺表聞贈銀青光祿大夫上震悼輟朝士大夫無親踈遠近莫不相弔都人徃：失聲痛惜如元祐之喪涑水公也喪歸八月壬寅葬于縣南十五里珠林配建安郡夫人楊氏太中大夫圭之女公方壯角太中公奇其風骨許以夫人歸焉翁增恩義甚篤後同擢第夫人尤賢先公二十四年卒子志

道承事即新監南劍州稅務孫某公內行卓至於倫紀最隆奏薦先弟後子弟
德林猶子似道履道皆公所任也自豫章歸未有居室先築精舍以奉先塋作
睦亭自記之曰凡人所為薄于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出
之本一則雖由衰焉而功由功焉而總由總焉而至于無服之親譬之巨木百
圓枝葉雖疎而根幹則一豈容以異觀哉事竣姊廩孤甥里中老病之絕待公
舉爨者常數十人律已清苦雖貴無餘貲自長沙歸始有粵山新居又越數年
廳廊乃具學易齋共極堂俱卑朴無華飾負郭薄產皆出玉堂俸賜後出藩入
從無所增益常以廉儉誨子作楮衾銘焉公少日文詞獨行中朝所草大詔令
溫厚爾雅尤為樓公鑰賞重立端以後言議出處動閔世道諫書傳四夷名節
暴當世三十年間天下莫不以為社稷之蓋臣道德之宿老故于其為學士也
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于位皆曰道之將行斯世之欲平治矣而
天遽奪之烏庫悲夫公博極羣書而積勤不已望臨一代而執謙愈甚聞人之
善忻悅獎譽自以為不及也聞人不善輒感歎息猶異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
小人亦信伏焉常以窮理致用四字勉學者有新第者請益公曰讀好書做好
人而已每謂其徒曰一生短千載長不欠名位止欠德業公之學本于誠敬因
孟子夜氣之作而知旦晝所為其本在夜故操存之功於夜尤嚴必齋必肅如
臨君師作夜氣箴焉中年猶謂戒謹恐懼之意多而優游洋真之意少乙酉退

閑探道專一始覺清通和樂八總玲瓏嘗曰天壤之間橫陳錯布無非至理雖
有道者不待窺牖而燦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
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則天道至教亦昭焉可睹也晚集聖賢之語為心而
發者曰心經作贊焉畧曰意必之萌雲捲席徹子諒之生春嘘物茁蓋公之所
造至是深遠矣其記矩堂之言曰始吾患隸于己者之不忠也故立朝不敢不
以父事君居患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居官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
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為長吏必思所以通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
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帥一道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
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侵細民吾嘗不直之故于鄉黨鄰
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公之直內以方外如此自出身事主忠國愛
民纏綿固結不以進退易慮每謂近代名卿如了翁梁溪皆以得喪榮辱為虛
幻而以濟時及物為真實自泉而福則恨不得盡力以謝泉人自福造朝又恨
未有以及一路天子將舉國以聽之矣而公則曰諫行言聽雖為從臣可也忘
身殉國終始如一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公生後于朱文公而自謂受先生罔極
之賜資深守固異說不能入晚歲論文尤尚義理本教化于古今之作視其格
言名論多者取焉若徒華藻而于義無所當者不錄也所著書外有西山甲集
若干卷越對集若干卷翰林詞草二卷其政事則有江東救荒錄若干卷清源

雜志若干卷星沙雜志若干卷公既薨上思之不置御筆令有司議謚以聞於是志道次年譜來曰治命也子必毋辭乃到其闕繫當世安危治亂之大者著於篇上之太常若夫公之嘉言懿行善政遺愛盖有不勝書者門人高弟散在四方各有記載云謹狀

端平二年十月

日門人朝散郎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劉克莊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五十

辛卯年南陽講習堂鈔三月初二日始九月晦日竣事



此劉後村集余于甲寅夏得之海鹽友人家椒升
蓋之是呂無黨手抄海後又見一初本不日書友
從海鹽携來者云是宋本眩以余所見好之板書
証之乃元初也余友頗抱冲以緡錢十餘千易之後
辨其又携一幸抄幸初本素共抄者与余所藏本字
跡相似其初者則又与抱冲所得本板初正同紫陽
山長錢明行云後村集不日五十卷今所見俱如
是殆未而足本始猶不信是說及觀華陽啟氏
殘本竟有六十卷字樣才信以六之說為確
而書之不日所以後論也如

順德龍君伯鸞以前藏舊劍在後村身屬為
書定前有跋一葉稱得之海鹽友人家掛井屬
掛井姓黃氏名錫著吾郡黃紹甫先生嘗以
得古籍以同姓每稱名家掛井又有余在顧
抱中及華陽顧氏云云抱中為潤蘋堂兄華
陽主人名珊號聃玉皆富藏書先後歸士禮

后則此跋之出堯翁多可怪也堯翁又述耕
升言此集乃古无堂手抄无堂名原中吕留
良之子余可見古民鈔本遇留字皆缺筆此
集卷二挽陳潮州詩留字正缺未筆一版心又
有誨習堂字其本无堂手抄亦无可疑也卷
端有思贖冥中術齋諸印及古鹽張氏宗

捕詠川三印知此集先歸插花山馬氏又從馬氏
轉入烏夜村張氏其一張古餘太守家則更在士
紳家後矣藏書源流歷然可攷伯亨其後藏
之
光緒癸巳長洲葉昌熾記於宣南廡次





